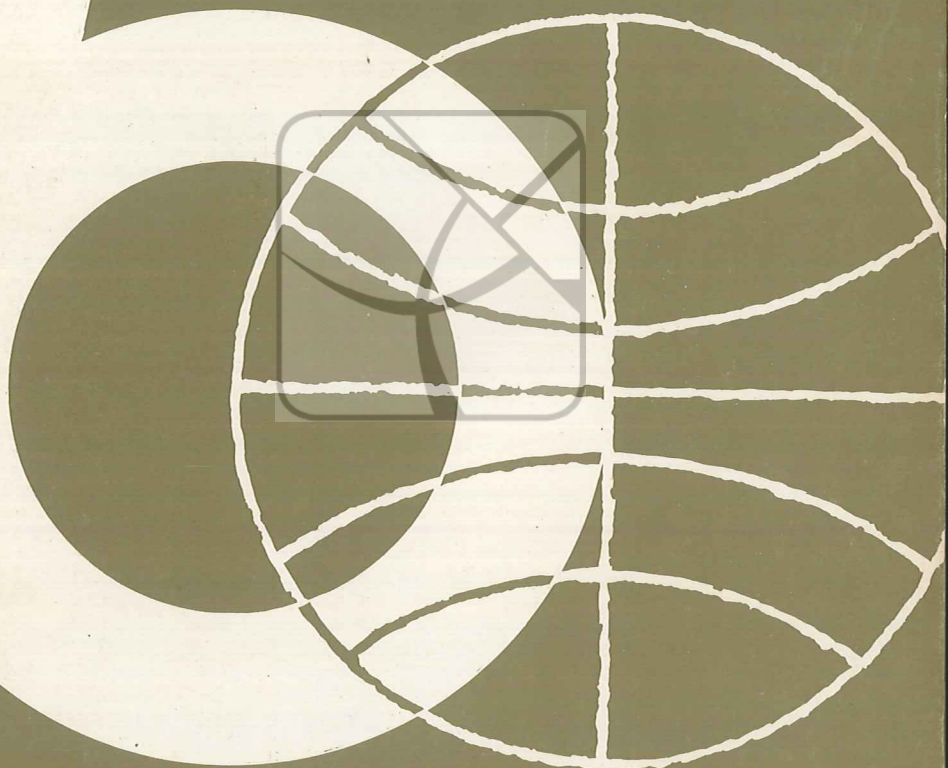


叶尼作品选

方修主编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842270
洪天賜教授捐贈

馬華文學六十年集

叶尼作品选

方修编



1980 3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叶尼作品选

方 修編

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出版
81,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63-C, Jalan Sultan, K. L. Malaysia.

东艺印务公司 承印

1980年3月第1版，订价 S\$5.5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ISBN 9971-906-00-7

前 言

方修

(一)

对于三十年代马华文学略有接触的读者，见到「金丁作品选」的出版，大概会想到也将有一册「叶尼作品选」的编印。

三十年代马华文艺界中，金丁和叶尼，给予一般读者的印象，就和铁抗与张天白一样；既是两个文艺上的同道，又是一对笔墨上的冤家。他们在重要问题上歧见颇多，打过大场的笔战。虽然彼此笔尖的动向是一致的；笔战时也是以正正之旗、堂堂之阵出之，完全不曾使用那些下三烂的手段，但个人的关系实在是搞得太恶劣了。

铁抗和张天白的论争是关于「现实主义与朋友主义」的问题，金丁和叶尼的交锋则是关于文学通俗化（或通俗文学）运动的问题。这个运动是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由南洋商报的「狮声」副刊所发动的。金丁当时是该刊的主将，也是这一个运动的理论上的代表作者，所以写了不少支持通俗文学的论文。大概当时新加坡业余话剧社方面的一批写作人对于这个运动的反应比较冷淡，金丁的文章字里行间偶尔也就有点牢骚。例如「对于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一文，他就谈到一些「并不反对通俗化运动、但又站在这一运动之外的人们」；要求他们也来「负

担一点通俗化运动的责任」；「不然；那就是存心与通俗化运动为敌」。叶尼可能本来就有些意见，看了这话更加不爽，于是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南洋文艺大众化运动」；发表于「南洋周刊」，对于「狮声」的文学通俗化运动提出全面的批评。

叶尼认为「文艺通俗化运动」这样的称法不大適切；应该叫做「文艺大众化运动」。至于「通俗文学运动」，那就更加不正确。他批评了当时的通俗化运动变成了通俗作品运动。又指出一般通俗化运动工作者没有阐明这一个运动与整个文化运动的关系；甚至有人以为「通俗文学运动」在当时可以代替整个文化运动；或者以为「通俗文学」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其他一切部门都要跟着它跑。其实大家不应忘了文艺大众化祇是文艺运动中的一部分；它还得发展到整个文化「大众化」的阶段。

叶尼又指出；文艺大众化应该以内容决定形式；最重要的是追求内容的大众化；文艺大众化运动应该由利用旧形式过渡到建立新形式；最高的目标是新形式的建立；旧形式的利用不过是一个过程或其一部分。谈到戏剧和歌咏；他主张戏剧大众化应该以话剧为主导，歌咏也应以新形式的建立为最高目标，不应偏重旧形式如民谣小调等；弹词大鼓在南洋也不能吸引一般读者；闽粤籍的群众并不熟悉这种北方的旧形式。

金丁接着就写了一篇「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几个问题」，对叶尼的若干论点加以驳复。他援引了周扬的话：「通俗文艺是大众文艺的同义语，而且这个名词（通俗文艺）也只有这样了解才正确的」，于是认为在本质上，文艺通俗化与文艺大众化并无区别；抗战后各地报刊讨论有关问题时，不沿用「大众化」的旧称而出现了「通俗化」这个名词，乃是基于新的局势的一种发展。今后，通俗化（大众化）运动还是要不断地发展与进步，没有所谓暂时的过渡。将来的文艺，还是要通俗化的。

金丁又为通俗化运动之侧重利用旧形式辩解。他认为旧形式的被重视是有原因的。所谓旧形式，在大众眼中，并不是陈旧的；要不得的，乃是他们最熟悉的形式。而且文艺通俗化工作者要把那些神怪的连环图，或武侠及色情小说的读者争取过来，也就不得不看重旧形式。但利用旧形式，也不是生吞活剥地运用，或把新内容和旧形式极不调和地勉强结婚，而是批判地吸收它那明朗健康的真正大众的要素。只有把文艺通俗化运动看做毫无发展的人，才会觉得利用旧形式的被重视，等于把新形式的创造看成附属的东西。

这本来是文学艺术问题的讨论研究，是正常的、健康的现象。但两人在论争中竟然出现了许多题外的话，诸如六七年前金丁在中国写过文字欧化的作品而受宋阳指摘的旧事等等，那就渗有很浓厚的意气成份了。

(二)

较早时候，金丁和叶尼两人已经公开冲突过一次了。事件发生于一九三八年中，当时金丁在吡叻州戏剧界欢迎马华巡回剧团的盛会上发表演讲，批评了叶尼导演的星洲业余话剧社的内部联谊演出「春回来了」，说他曾在台下对准手表计算，发现该剧演员念的台词比较最适当的速度快了六倍。演讲词中又发挥了一通戏剧理论，说戏剧演出原则上不准许某一演员演得特别好、某一演员演得特别坏等等。于是引来了叶尼的一篇「由金丁先生要骂人说起」，不客气地展开反批评：「不多不少，恰好六倍。这，如果不是金丁先生有点超人的计算法，一定是因为金丁先生想把一切都弄成机械。读词要能合乎剧情，有节奏、有格调，有高低抑扬，有长短快慢，可是绝不可以机械的规定」；「我们要各种脚色演得好，但不得阻止其中某演员演得特别好；而演员的好坏

也绝不是舞台位置的变动所可以做成。金丁先生把演员和导演的职责混为一谈了……」。

这一役，金丁没有回手，算是不了了之。接下来的关于文艺通俗化问题的论争，则因叶尼不久就离星返沪，没有缠斗下去。但在这前后，叶尼对于金丁的文字上的讥嘲，却是所在多有，不绝如缕的。例如「逃难作家」中的一段：「这班文化人一到南洋，……如果高兴写点慷慨激昂的文章，还可以博得美名，又何乐而不为。……这种作家，大小，各有各的本领，都担任文坛重要的角色，为南洋文坛生色不少」。这里便有点金丁的影子在内。金丁正是七七抗战以后南来的。又如「向朋友们告别」的一段：「自己知道能力有限，到处存着学习的心思。因为我知道我绝不是那些作家，他们无所不写，摆着权威者的架子，而且一写就是三十几万字；或者是把人家的力量指称是自己的。我自己承认是一个低能儿，可是我倒并不羡慕他们的聪明。相反地，却千万希望不要这样聪明起来。」这一临别秋波，属意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所谓「三十万字」云云，正是金丁在「我所写的并不多」一文所说的。

为什么金丁和叶尼两人有着这么多的纠葛？或者说，为什么叶尼对于金丁竟然这么高度反感呢？我问过两位和叶尼与金丁都曾有点来往的卅年代的老作者。一位是T先生。他说：金丁刚从上海南来的时候，本地许多文艺界的朋友特别假南天酒楼盛设茶会欢迎。业余话剧社的一般成员多希望金丁和他们合作，做点群众性的工作。没想到金丁却避重就轻，跑到「狮声」副刊去搞什么通俗文学。

另一位是C先生。他说：叶尼导演曹禺的「日出」一剧，其中第三幕妓院内的戏需要唱一曲河北梆子。大家都不熟悉这种曲调，金丁是河北人，叶尼知道他会唱，特别请他抽空来指导一

下，不料金丁吝于相授，拒绝了。

我相信这些大体上是事实，但不会是事情的真正根源。叶尼也绝对不是这么偏狭的人，因为一点小故就与文艺同道结怨。他们两人间的不大融洽，应该有其更本质的原因。主要的一点恐怕是思想性格方面的迥异。叶尼是戏剧工作者，倾向于群众性的活动。金丁是作家兼学者的类型，适合于室内的创作或研究工作。也就是说，叶尼是倾向于进取的；金丁则是比较稳重健实。因此，合作固然不易；对问题的观点有时也不免相左。

其次，金丁南来之初；作风上似乎也有些使人看不惯的地方。譬如；他一方面声言对于戏剧完全外行；另一方面又大谈戏剧理论；以权威的姿态批评戏剧团体的演出；一方面自称是南洋的新客；另一方面却在太平发表言论；指责新加坡的青年由积极转为消极；一方面表示「我所写的并不多」；另一方面又宣布一年间写了三十万字。所以即使是一些颇为支持通俗文学运动的人，对他也并不怎么的恭维。例如流冰；就很有点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样子。他说：「通俗文学问题，……能够得到多数人的讨论，总是一个好现象。纵使这些讨论的人，并没有一年三十万字以上的创作；并不会罗列『基本认识』；不值得青年导师一嘘，但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意见多了，总可以发现一些真理出来的吧？不过，自从三十万言的创作还不算多以来，马华文坛就很难有无名小卒说话的余地了」。（「一月的感想」。载一九三九年一月「新国民文学」）叶尼不满现实的情绪比流冰还要强，对于金丁当时的作风，自是更加不能已于言了。

（三）

叶尼；或署高哥、丹枫、吴天、天、田、马蒙等，原籍江苏，日本留学生。一九三六年中南来；在芙蓉某中学执教；十月间为

该校学生戏剧演出编写了一个独幕剧「南岛风光」（后改名「赤道小景」）；是他南来后的第一个剧作。一九三七年春，移居新加坡，一度任星洲日报翻译（？）。这期间他在「晨星」发表了许多散文和报告文学，如「作家素描」（包括「田汉」等五六篇）、「人物剪影」（包括「青年作家」、「从军」、「自杀」、「寻找刺激的人」等七八篇）、「秘密的日本」（包括「兄与弟」、「失踪」、「吃茶店的妙计」、「大学教授疯了」等约二十篇）等。星洲业余话剧社成立后，任该社编导，并编写了他的第二个剧作「伤兵医院」，为本地最早演出的救亡戏剧之一。一九三七年冬，接编星中日报的「星火」副刊，一九三八年中离职。其后更积极地参与话剧活动，如创作街头剧「活该」、「把戏」，导演曹禺的多幕剧「日出」等。一面也为马康人主编的「南洋周刊」大量撰稿，除「把戏」、「没有男子的戏剧」等戏剧创作，以及「论救亡戏剧与提高艺术水准」等长篇文艺论著外，尚有不少时事专论的翻译，如「列强在远东的争夺」、「日本与法属印度支那」等。

叶尼于一九三九年春离星返沪，计在星马居留期间，约为二年半。这段期间虽短，留给我们的作品却很丰富。他的作品多种多样，几乎每一种体裁都写得很好。但他自己所重视的似乎是剧本和散文；返沪后曾分别编印为两个创作集——「没有男子的戏剧」（独幕剧集）和「怀祖国」（散文集）。

叶尼离星北返之初，还有一些剧作在本地报刊发表，如「文艺长城」上的「海外」、「世纪风」副刊上的「被迫害的」；这些我们仍然列为马华文学作品。稍后所写（多用吴天之名）而非刊载于本地刊物的作品；可就与马华文学无关了。但其中有一篇「走」，一般认为是他的独幕剧的代表作，且经本地名家推荐，报刊转载；对于研究叶氏的作品，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本

书特别把它作为附录，加以保存。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



目次

前言.....	方修.....	1
---------	---------	---

第一辑（独幕剧）

没有男子的戏剧.....	3
被迫害的.....	24

第二辑（杂文、短论）

上海言论机关被封锁以后.....	51
恐日病又抬头了.....	52
好消息.....	53
质的变化.....	55

为欲回国参加救亡者请命.....	58
本地应有的新启蒙运动.....	62

「星火」代邮.....	67
自命不凡？.....	69
文词的修养.....	71
写作「父与子」的前前后后.....	73

戏剧运动者应有的态度·····	76
由金丁先生要骂人说起·····	79
谈剧评·····	84
我的吁请·····	87
逃难作家·····	90

第三辑（散文、报告）

田汉素描·····	95
人物剪影·····	98
青年作家·····	98
从军·····	100
秘密的日本·····	105
没有国籍的人·····	105
老吴·····	107
祖母和她的孙儿·····	109
码头上·····	113
向朋友们告别·····	119

附录

走·····	吴天·····	125
「新演剧论」书跋·····	方野·····	147

第一辑

(独幕剧)



沒有男子的戏剧

楔子

这篇「没有男子的戏剧」是应某女子中学的需要而作的。写剧本难，写没有男角的剧本是难上加难。因为现实的人生并不是单性构成的，所以我们很少看见单性的剧本。（中国常演的单性剧本只有「月亮上升」——「三江好」的根据——「钱」等几个剧本）至于纯粹女性角色的戏，更是绝无仅有。（象「暴风雨中七个女性」等剧都插有一二男角）我这剧本算是一个尝试，务请戏剧界同人指正。

时代：中国抗战时。

地点：南洋某地。

人物：吴秀华，年十九岁，女学生。

马彩莲，年十八岁，同上。

谢美玉，年十七岁，同上。

张凤英，年十八岁，同上。

孔校长，年三十八岁。

叶先生，年二十五岁。

美玉的母亲，四十岁。

(窗外的人)

布景：这是一间女子中学校的宿舍，几个年青的女孩子住在里面，把里面整理得很整洁。后面靠墙放有两张小铁床，中间有门通到外面，外面是走廊。另外有一张床，和后面的床成直角靠着右墙放着。两张小桌放在台右，靠在一起，一张向着墙壁，上面吊着电灯，可供两人合用。每一张小桌都有一张椅子。靠左墙窗下也放着同样的小桌一张，椅子一张，这是她们读书自修的地方。桌上放着一架钟，一些教科书和文具，间杂一些简单的化妆品，新书报之类，墙上则张贴一些明星照片、功课表、画图等等。

星期六的夜晚，约莫八点多钟，宿舍里留下两个人都各有各的事在忙着。马彩莲把一只皮箱放在前面的床上，整理东西，一边整理一边在哼一些歌曲（一会儿是电影流行歌，一会儿是救亡歌曲）。她整理来整理去还是那一点东西，有时放进去，有时又拿出来。至于张凤英却坐在桌旁做纸花，已经有一堆做好的红色纸花放在台子上。

彩莲（整理东西，看看钟）还只有一个钟头，实在太急促了，
（又整理，看看这样也要，那样也要）

凤英（看了她一眼）你把Albumbook也要带到战场上去吗？

彩莲（认真地）这是一个纪念啊！我那里可以丢掉它！

凤英你母亲没有知道你要回国去？

彩莲 这那里可以让她知道，我只是瞒着她走的，要不然，我那里会走得脱。一想到回国，我真高兴，比在这里谈救亡好得多了。

凤英 你打算做看护，还是什么？

彩 莲 我不高兴做看护。我要直接到战场上去打日本。（说得非常兴奋）

凤 英 志鸿同意不同意你去呢？

彩 莲 他，他是不知道的，我不让他知道。

凤 英 回国也好，可以做一些实地工作，不过你得好好准备才好，船费有了吗？

彩 莲 我们决定把手饰变卖了做路费，现在美玉已经拿去变换。（又看看钟）还有一个钟点吧了。

凤 英 怎末，你们就要走吗？

彩 莲 是的，美玉家里逼她逼得太厉害，她不得不走，她今天中午才告诉我的，还有校外几个人也赞成今天晚上去。

凤 英 这样快？……那末你们不能参加我们后天的罢课，大后天的卖花了。

彩 莲 唔！但是希望你们能够成功，把这个鬼校长赶走，这样我们的学校才会好起来，（问她）大家都说好了吗？

凤 英 这是张霞去做的，还有许多人没有说到，不过我们已经决定了。（把花数数）将来你会做成女的总司令罢！那时候不要忘了我们啊！

彩 莲 哈哈！（站得很直，做出举枪的姿势。外面走进来秀华，她埋着头，仍然一边在念，一边在走，直到左面的桌子，一边咳嗽，一边念。）

秀 华 a 加 b 二方等于 a 二方加 a b 加 b 二方……（一直走到桌前椅子上坐下，身体几乎碰着床。凤英和彩莲看着她，忍不着要笑。大概是发现她们在笑她，于是转过头来）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又回头开始念） a 加二方等于……

凤 英 你的书念完了没有？秀华！来做几朵纸花好不好？

秀 华 不，我还没有念熟，（咳）后天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及格呢。（又咳）

凤 英 秀华，我劝你休息休息，身体要紧，你看近来你瘦得多了。医生不是说你的肺很弱吗？

彩 莲 她不要紧，只要考第一，考到第一多么好！（有点讽刺）校长喜欢，教员喜欢，谁都喜欢。

秀 华 我倒不是为了人欢喜才读书的，我觉得我们做学生第一还是要读书。

彩 莲 那么，就不要管救国的事吗？

秀 华 不，救国的事当然也要管，不过读书是更重要，校长不是说过吗？「救国不忘读书」，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彩 莲 校长，校长，你只晓得校长的话。叶先生可不告诉我们，救国是最重要的事？国家亡了，看看还有什么书好读。

秀 华 （和她辩论）照你这样说，我们大家可以不用读书了？

彩 莲 真的，我就打算不读书。一天到晚死读书，专为了考试，我是不要的。

秀 华 你这样说，我自然没有话说。你是小姐，家里有钱，自然可以这样，可是我是一个穷人，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好在社会上独立生活。

凤 英 秀华，你这话就错了。一个人的生活是和国家民族分不开的，如果我们这一次被日本打败了，我们还有什么独立的生活呢？

秀 华 那么你是同意彩莲说的，不用读书了？（咳）那么你为什么又要读呢？

凤 英 不是那么说。刚才彩莲把叶先生的话说了一半，忘记了下半了。其实叶先生是那么说的，我们学生要把救国当做第一件事情，参加救亡运动，但是在学校里就要读些

有用的书，充实团体生活，好准备给国家民族效命，并不是要大家全不读书，不进学校。

秀 华 这样就比较有道理了，你们总不能说不读书呀！（又开始念了）

（有人在窗外叫：「美玉！」「美玉！」）

彩 莲 谁叫美玉？（要走向外，秀华向窗外望了一下）

秀 华 哦！（向窗外）叶先生！

彩 莲 （跑到窗口）叶先生！进来坐一下吗？

（叶先生在门口出现了。她是一个美丽而端庄的女人，穿一件朴素的长衫，脸上微微带着笑容，向里面的学生打打招呼）

叶 哦！（站在门口）美玉不在这儿？她回去了吗？

凤 英 彩莲！美玉到那儿去了？

彩 莲 （迟疑了一下）不，不知道，大概是回家去了罢？

秀 华 叶先生找美玉做什么？

叶 没有什么？我想问她一声，她曾经拿我的一本书看完了没有？我要参考一下。

彩 莲 哦，对了！她前天留了一本书在这儿，要我给你的，她说，怕碰不着你。（在桌上抽屉里拿出一本书来）叶先生！你不进来坐坐？

叶 （走进来）我还没有到你们宿舍来过。（四处看看）你们布置得很好，很不错。（向她们笑笑。她们一齐站起来）

凤 英 真的，叶先生没有来过。从前很多教员到我们宿舍里面来过呢，大家谈谈笑笑，生活真有趣味，可是自从孔校长来以后，就没有先生来了。

叶 （笑）这样，好让你们细心用功呢！

凤 英 叶先生，你以为是这样吗？

叶 （又笑）我倒不一定是这样想，不过孔校长却是这样的呢！

彩 莲 （把书递给叶）书在这儿。

叶 （拿起书来要走）好的。（顺便向凤英）你已经做了多少花了？

凤 英 怕只有一百朵，只有一个人做呢！叶先生！今天校长出了布告，要我们不要参加这一次的卖花，说是恰巧是星期一，耽误功课，要我们拿这个时间来预备考试，你看见了么？

彩 莲 叶先生，你说可恨不可恨。

凤 英 不过，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如果她真的不允许我们参加这次卖花，我们只有和她拼。

叶 怎样拼？

凤 英 说不定我们要约好大家不上课，星期一那天不来，自动地卖花。（这时秀华起立，拿着书要向外走）

彩 莲 秀华，到那儿去！

秀 华 我要去问问这儿难解的地方。（下）

彩 莲 （指着她的背影）坏东西！孔的走狗。

叶 不要随便骂人，我们要好好地向她说，结果她会好起来。

彩 莲 我们已经跟她说过好几次了，她总是不听，给孔校长讲话，刚才她还讲你不好呢？

叶 （微微有点痛苦，但随即压抑着）那就是我们的能力不够啊！

凤 英 叶先生！听说你要走，真的吗？（天真地望着叶）

叶 还没有定，你问这做什么？

凤 英 叶先生！你不知道我们全班的学生对你多好，自从你来

了以后，我们的学业真是进步了不少；可是你一学期又要走了，我们真是舍不得离开你。

彩 莲 我们学校里怕是不会有好先生。以前有过好先生，但都做不到一年就走了。

凤 英 叶先生，你不能不去吗？

叶 （点点头）好的好的，如果可能，我一定要留在这里。

凤 英 明年恐怕叶先生不会来了，我们也不要来读书了。

叶 不，这是不对的。如果环境不好，我们是要和它奋斗，会使它好起来的。

彩 莲 不过我想我们这个学校很难，校长连救亡的工作都不许我们做，我看我们还是不读了的好。

凤 英 我们大家已经决定星期一起不上课了。

叶 （吃惊）这是谁教你们做的呢？你们懂得这是「罢课」吗？

凤 英 是的，我们就是要罢课，罢来看看，要使校长给我们做救亡工作。

叶 罢课不是好玩的事！是谁要这样干的？

凤 英 我们大家同意的，因为校长不允我们出去参加救亡工作。叶先生！你为什么这样惊奇？你是不同情我们吗？你不是向来都同情我们，帮助我们的吗？

叶 是的！凤英，不过罢课是一件大事，我们要慎重考虑一下，因为这是很有影响的。

凤 英 是的，我们已经想了好久了，我们正想告诉叶先生，要叶先生帮助我们呢！

叶 我希望这件事暂时不要做。

凤 英 为什么呢？叶先生。

叶 你们没有听过我讲救亡的共同战线吗？救亡是大 家的

事，我们不但自己要救，也要叫别的人来，大家一齐救，这就叫做共同战线。我们不能因为校长不好，马上便要罢课，和她对立起来，这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派人把我们的意见告诉校长，使她同意我们的意见。不然事情闹起来，怎么办？

凤 英 （被叶说服了）那么，你说现在怎么办才好呢？（着急）我们已经决定这样做了。张霞已经通知别人去了。

叶 你可以去通知张霞，把我的意见告诉她们。

凤 英 她们怕不会相信的。

叶 让我写一封信给张霞。

凤 英 好好！

（叶先生在桌上写了一封信）

叶 最好你现在送去。

凤 英 好！（拿了信下）

叶 （站起来，发现许久不讲话的彩莲正在那里整理东西）彩莲！你忙着整理东西做什么？

彩 莲 （一时答不出）我是……

叶 你是要回家吗？

彩 莲 唔……（支吾其词）

叶 怎么？（随手拿一件东西来看看）怎么你带了这些东西到学校来？（彩莲不答。美玉匆匆上，显然的忙着事情，可是想不到抬头看见叶）

美 玉 哦！叶先生！

叶 美玉！打那儿来的？你看你满头都是汗！

美 玉 我从家里来的。（走向彩莲旁，和她耳语了一时。登时，彩莲马上现出紧张的脸色，把箱子盖好）

叶 你们谈什么？为什么鬼鬼祟祟的？是不是罢课的事？

彩 莲 不是。

叶 美玉你手里拿的一包是什么？拿来我看看。

美 玉 没有什么？（把手里的纸包藏在身后）叶先生！

叶 那么拿来我看看可以了。

美 玉 叶先生！你不用看。

叶 美玉！你今天的神色有点特别，有什么事好秘密的。你是我最痛爱的学生，为什么有了事不告诉我！美玉，你是一个聪明而有希望的青年，我希望你不要做错了事。

美 玉 好，你看吧（把纸包给叶）

叶 （打开纸包，见是钞票和手饰）什么，这是那里来的？

美 玉 叶先生！我们本来老早就想告诉你了，可是我们怕你不赞成，所以几次要说都没有说出来。

叶 什么事，和这些钱有什么关系？

美 玉 我们决定要回国去！

叶 （又是一惊）回国！

彩 莲 是的，这些是打算买船票的钱。

美 玉 （坚定的）彩莲和我两个要去。

叶 真的？

美 玉 真的，我们已经打算了两个多月了。

叶 （看着她们，点点头）哦！你们要回去，可是回去做什么呢？

彩 莲 我们要从军，帮助打仗。

美 玉 我打算到西北，进西北公学去，学习一点打日本的办法。

叶 你们真的这样决定了吗？这是很好的，不过我要告诉你们，那儿生活很苦，没有饭吃，吃大饼，没有房住，住窑洞，天气冷得要死，没有钱用，你们真的受得了吗？

美 玉 我受得了。

叶 可是，我看你们还是留在这里好，你们不是读过一篇「面前就是西北」的文章吗？我们要把不好的环境改成好的环境。

美玉 叶先生，你说得很对，可是，我的环境却有点不同，逼得我不得不走。

叶 为什么？

彩莲 她家最近这几天就要给她结婚，非走不可。

美玉 我已经同我的母亲谈过很多次了，要她答应我迟一点结婚，可是她总是不肯。最近她听说我要回去，她打算把我关在家里，不许我出来。你看，叶先生，我怎么能留在家里呢！所以，我一定要去，替国家效劳，并不是我不愿在这里做事啊！

叶 （问彩莲）那么你呢？

彩莲 我痛恨极了这种学校生活，我要回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叶 （向彩）你回去是不大好的。（向美）你们还有什么人？

美玉 还有好几个人，是其他学校的，我们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团。（看看钟）啊！时候要到了。（正在讲着的时候，校长，一个饱经世故的中年妇人上，大家一惊）

校长 （摆着面孔）叶先生！你在这儿！（故作不理，向学生）美玉！凤英到那儿去了？

美玉 不知道。

校长 （对彩莲）你知道吗？

彩莲 不知道。

校长 （坐下来）哦！你们都不知道，可是我听说你们要不上课，这件事可是真的？（看着她们，眼睛由这个扫到那个）你们这样做是不行的，我相信一定有什么人在暗中做鬼（向叶先生的地方望了一眼），想捣乱我们的学校。

可是（向学生），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学校建立起来是多么艰苦！几次危险得要被封闭，幸亏大家化了许多力量才挽回过来。如果你们再闹一次象罢课这种事，我们的学校是一定会封闭的。学校封闭了，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你们要知道，我们是住在人家的地方，不比在家乡自由。我相信自己并不见得不爱国，我的家乡已经给日本占领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不爱国？我也并不是阻止你们救亡，可是你们总该顾到课内的事啊！美玉！你知道主动的是什么人？告诉我，不要紧的，彩莲，你说！

彩 莲 实在不知道，孔先生！

校 长 你不说我也知道，好吧！等一下我再单独问你，我一定非把这件事弄清楚不可。唔！现在外面有不少人专门破坏我们的学校，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学校才对啊！你们年青，中了那些汉奸的计还不知道呢！（转向叶，故意装出笑容）叶先生！星期六没出去玩耍玩耍吗？

叶 没有出去，孔先生。

校 长 哦！到学生宿舍里面来谈谈也是很好的消遣方法，这儿人多，可以闲谈闲谈。

叶 （竭力压着气忿）我是到这儿来向美玉拿回一本书的。

校 长 不过美玉并不住在这儿，叶先生！请原谅我说一句忠实的话：我不是和你说过，本校有一条规则说，教员不能到学生的宿舍来妨碍学生自修吗？我好象和叶先生提过几次。

叶 我记得，不过，有些时候我想是可以的。

校 长 也许是可以，不过，当初这条规则是校董会通过的。他们为什么要定呢？就因为从前我们学校发生过风潮，

而这风潮并不是学生自己闹的，是另有背景，后来就因为这缘故，先生和学生的地方不能互相跑动。

叶 孔先生！请你说话清楚一点，我自问对学校很忠实，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学校的事。

校 长 我知道叶先生是个好人，不过我却在学生宿舍里碰着叶先生，又听说学生要罢课……。我倒不会那么想，不过外面的人都是这么讲，我是没有办法的。

叶 孔先生，你说我是鼓励罢课？我告诉你，我不会那么做，这对于我是一点没有好处的。我要告诉你，孔先生，我实在不愿意再教下去了。

校 长 如果你不要在这儿住下去，那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你可记着。

叶 （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好吧，我马上辞职，我不要在这个鬼学校多留一刻钟。

（急下）

校 长 美玉，我有话问你们，彩莲，叶先生来，究竟是做什么的？

彩 莲 是来问美玉拿书的。

校 长 （问美玉）真是这样吗？

美 玉 是的。

校 长 那么罢课是怎么一回事。

美 玉 是大家愿意的，因为我们要做救亡工作，孔先生不让我们做。

校 长 我没有不让你们做啊！我那次没有叫你们参加筹赈会游艺会，练习歌舞？

美 玉 不过这一次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呢？

校 长 那是因为考期将近，再不预备就比不过别的学校。我只

要你们告诉我，罢课主动的究竟是谁？

彩 莲
美 玉 不知道。

校 长 你们不说，也好，查出来，是要开除的（站起来）

美 玉 我们不知道。

校 长 好！你们不要参加罢课，不然我一定告诉你们家长！哼！
看谁敢罢课？（下）

美 玉 这个坏东西，我再不要在你的学校里读书了，全学校我
没有一点留恋，我要马上就走。

彩 莲 打倒这个坏东西。
（外面有人叫彩莲）

彩 莲 （向窗外）是谁？

声 （在外）有人找你。

彩 莲 （向外）是谁？（向美玉）奇怪，这么晚，是谁？

声 一个男子；你的他！（外面有笑声）

彩 莲 哦！（向美玉）你等一下，怕是志鸿。（下）

（美玉在房内看看这样又看看那样，走走又坐下，凤英上）

美 玉 凤英！你到那里去的！

凤 英 我去通知张霞她们，星期一不要罢课。

美 玉 为什么？

凤 英 叶先生说我们要用和平的手段和校长说，要大家一齐来
救亡，不要一下就用强硬的方法。

美 玉 哦！（感动地）叶先生真是个好人的。

凤 英 你们决定今天走吗？

美 玉 是的，马上就要去。

凤 英 不过，我总希望你能留在这儿，你留在这儿是可以帮我

们很多忙的。

美 玉 真的，我何尝不想留在这儿，环境逼得我太厉害了。
（握着风英的手）不过，我希望你们努力，使得我们的学校变好起来。

风 英 我们会这样做，希望你去了后不要忘记我们。我们还希望你能够回来，帮助我们工作。

美 玉 风英姐！我永远记着你们。

风 英 （在衣袋里拿出一个纸包）美玉，这是我送你的一点礼物，请你收下。我本来想买点东西送你，可是我想不必了，回去后怕是用不着的。所以我想，还是帮助你一点旅费吧。里面还有一张照片，请你收下。

美 玉 （激动地）风英，谢谢你。（接受了下来）

（彩莲急上，脸上带着惊惶）

彩 莲 美玉！你的妈妈到我家里找你，她大概会马上到这儿来的，快跑吧！美玉！

美 玉 你呢？

彩 莲 我……我的东西还没有整理好，你先走一步。

美 玉 好的，我想你可以留下，在这里工作是一样的。

彩 莲 （低头，痛苦地思索）

美 玉 （看看钟）时候不早了，最后的一班火车半个点钟之内就要开出了，再见！风英！我们今后也许很难相见，可是，只要我们努力，我们是不会灭亡的。正当你们工作展开的时候，我却要离开你们去了，我的心里很是难受的，你们能原谅我吗？

风 英 不，你是为国效劳而去了，我们恭祝你的成功，我们希望你勇往直前，替我们妇女争光荣，让全国人知道，华侨中妇女是非常爱国，非常勇敢的。

美 玉 再见！再见！愿你们努力！后方的工作同样重要，募捐、筹赈、锄奸，都是非常重要的，再见；再见！（她们热烈的握手）彩莲，如果赶得及，在车站上见好了。

（她们走出，一个个过窗外）

凤 英 （在外）我因为要做纸花，不能送你，张霞她们会到车站送你的呢！大家再见。

（她们在窗外，向她挥手）

（秀华上，拿着一本书，四面看看没有人，又坐下来读书，但咳得更厉害）

（凤英彩莲送了她们回来）

彩 莲 （看见秀华，很气忿）秀华，你做的好事？

秀 华 什么？（惊异）我没有做什么呀！（咳）

凤 英 什么事？

彩 莲 刚才你走后，校长就来和叶先生吵了嘴，她说叶先生要我们罢课的，这一定是秀华去讲的。

秀 华 没……（咳）没有！我不过是到校长……她那儿去问一个问题。她问到我，我是顺便讲的，我不是故意的，请你……原谅……

凤 英 秀华，我们并不反对校长，我们希望的只是抗战胜利，我们大家帮助抗战胜利。

秀 华 我也是爱……爱国的……（咳得不休，坐到床上去）

凤 英 秀华！（注意她）你今天的脸色很难看。

秀 华 没……（咳）没有什么。

凤 英 （走过去）真的，（用手拉拉她的手）你的手有点发热。

秀 华 唔！（有点痛苦）我有点疲倦，要躺一下。

凤 英 唉！死读书。

彩 莲 （看钟）时间到了，我还是走吧！（提起箱子正预备走，

正在这时候，美玉的母亲来了，她是一个颇为严厉的中年妇人，前面走着校长，是她带着她来的）

校 长 今天我也没有看见美玉，她是常在这个房间的，也许她在这儿。

母 （走进来，向四周看了一遍）没有在这儿。

校 长 彩莲！美玉到那儿去了。

彩 莲 不知道，刚才她还在这儿，现在跑了。

母 跑到那里去？

彩 莲 不知道。

母 孔先生！我家美玉是在你们学校读书的，她愈读愈坏，整天不回家，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现在听说要回国，孔先生，你说怎么办？

校 长 美玉在学校是个好学生，不知怎地现在变坏了。

母 今年春天，我给她订了婚，是一门很好的亲事，人也不错，可是她总不愿意，老是要反对。这样弄下去，真是谁也不敢把儿女送到学校来读书了。

校 长 我也曾同美玉讲过，要听家长的话，不要乱跑，父母亲主张的婚姻，不会有错的。

母 可是她现在却跑掉了。

校 长 请你坐一下，有话慢慢讲，我们学校是一定不会教出不好的学生来的。彩莲，回国的事，听说你也在内，是真的吗？

（彩莲没有说话）

校 长 哼！我知道你们受人挑动。你们以为回国就是了不起的事，其实你们完全是错误，好好地不读书，父母养育你们的恩惠，一点也不顾到，中国是并不需要你们的，你们完全是受人利用。凤英！你去找找美玉去。

凤 英 好（下）

校 长 （对母）你知道，这件事一定有人在里面挑动，不然，她们小孩子是不肯这样的。

母 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们当教员的人不加紧看管人家子女呢？

校 长 她们这一班的级任是叶先生。

母 对了，叶先生！她常提到叶先生，她最听叶先生的话。这件事叶先生一定知道，我要见见她，是她教坏了我的女儿，我要和她要女儿。你想，现在结婚的一切都弄好了，人却跑了，你说笑话不笑话？（站起来）

校 长 你还是不用去找，彩莲，你去请叶先生来，说这儿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请她来谈谈。

（彩莲下）

母 唉！校长先生！你想想！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可是她却要跟别人跑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原想读完小学就好，可是她偏偏要读中学，我没有办法，依了她，谁知她愈变愈坏，愈不听我的话。唉！我以为结婚使她安稳，谁知她却逃了。这门婚姻是很好的，校长先生，订婚的时候，你不是参加行礼的吗？

校 长 是的，这是一门很好的婚姻，我很同意这门婚姻。

（彩莲和叶先生上）

叶 孔先生，是你找我吗？我想，我们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我打算明天就走。如果时间赶得来，我也许今晚就走。

校 长 不，是这位太太，美玉的母亲要找你谈话。

叶 哦！美玉的母亲。（向美玉母致礼）

母 叶先生！你是我女儿最好的先生，我是知道的，她很爱

你，也听从你的话，几乎比我还要厉害。本来是，女儿大了，有她的自由，不过，叶先生，她要回国去，你知道吗？这是一件大事，你不能随便把人家的儿女送回去的。假如有了什么意外，被日本人打死时，那由谁来负责呢？

叶 请你平心静气听我讲几句话。你恐怕对我有点误会。我到这儿来才半年，对于你的女儿只教了半年书，可是，我敢相信，你的女儿确是一个聪明有希望的女孩子。不过，这一次她回国，我是完全不知道的，直到一点钟以前，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才告诉了我，当时我还阻止了她。

母 你还阻止了她？那么她是不走了。

叶 她要走不走，那是她自己的事。不过，她告诉我她不满意这种教育（向校长看了一眼）；并且她更说她不要结婚，可是她逃不了这个环境。

母 这是她说的？

叶 唔！虽然我劝她不要回去，可是她有这许多理由，使我没有话说。

母 这么说，叶先生，你是同意她，帮助她的了？

叶 我不懂你这话的意思。

校长 叶先生！我们的学校一向太平的，可是现在，闹得这样不宁静，学生的家长也闹到这儿来了，这是为什么？

叶 这是因为教育的方法不对。

校长 叶先生！我却不是象你这样看的，我做过不少学校的校长，我从事教育差不多有二十年的历史，可是从来没有象这一次。

叶 是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抗战，现在已在抗战了。

校 长 我的学生都非常好的，象秀华就是最好的榜样。（向秀华看了一眼，发现秀华躺在床上，很疲乏）秀华！你为什么躺在床上不读书。

秀 华 是……是，（咳）我读书……（咳）我刚才读了半天，现在休息一会儿。

校 长 不要这样懒惰，要不断地读书才好，古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你忘了吗？就是蒋委员长也讲过读书救国啊！起来！用功！

秀 华 （勉强起来，一边咳嗽）

彩 莲 她有点不舒服呢？

校 长 一点小病，算得什么？

秀 华 （咳着，走向桌子，突然脚立不住，跌在台上）

大 家 啊！（走去围着，凤英把她扶起）

秀 华 不要……紧。（咳，吐）

彩 莲 啊！有血！有血！

叶 把她扶上去，彩莲，去叫医生。（彩莲急下）（向校长）校长先生！你大概可以满足了吧！这就是叫学生死读书的成绩，这就是你的榜样。你把学生送到死路上去，你不替学生自己想想，不替民族国家想想。（悲愤异常，向美玉的母亲）你愿意你家美玉这样吗？

（大家沉默，空气紧张，凤英手里拿着一封信上）

母 怎样，看见了美玉没有？

凤 英 她们已经到车站去了。

母 （惊）她真地走了？她连母亲也不要了？你没有劝她吗？

凤 英 我劝了她，可是她，坚决要走。

母 孩子！（感想）她没有留什么话给我吗？

凤 英 她叫你保重，她一到中国就有信来的，她此去 是为救

亡，请你放心。

母 啊！我的美玉！我只有这一个孩子，你离开我走了！……

（哭）

叶 （向校长）孔先生！这又是你的成绩，你赞成婚姻由父母作主。现在，你看吧！（校长没有话说）

凤 英 孔先生！这儿有一封信，是张霞美玉她们写的。（递给校长）

校 长 （拆开看）「……我们已经决定不罢课，请你允许我们做救亡工作……。」（惊喜）她们不要罢课了。（又念）「我们将依从叶先生的话和学校合作……。」啊！是叶先生……。（又念）「美玉虽然回国，可是仍然不忘记母校，希望母校办得很好……。」（想不到的惊异，拿着纸怔了半天）啊！她们不要罢课了，是你要她们不要罢课的。啊！今晚一点钟；是给了我这么多的教训。（走向叶）那么你允许我们合作吗？

叶 谢谢你，我的行李已经弄好了。

校 长 我希望你忘记一点钟前的话，我们大家象以前那样合作，为国家民族服务。（伸出手来和她握手）

校 长 （向母）不用难过了。太太！你女儿是替我们学校争光，替民族争光呢！

叶 伯母！不用为美玉担心，她是一个非常希望的女孩子，将来她会有伟大的成就的。

母 （抬起头）唉！但愿是那样。

（外面有火车经过声）

彩 莲 听，火车的声音，她已经走了。（突然向凤英）不要忘记美玉的话，我们留在后方要努力才对啊！

凤 英 是的，我们要加紧救亡工作。

(火车的声音远去)

校长 凤英! 你去告诉同学们, 要大家参加这一次卖花运动!

(向秀华) 秀华, 你病好也去。

(大家奇怪的对看着, 只有叶先生的脸上现出笑容)

——幕下——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南洋周刊」第卅二期)



被迫害的

人物：

阿毛

陈三洼子

翠花

大金子

金嘴

布景：大概是上海三不管地界，这儿住着各式各样的人物，房屋多半是旧式而破旧非常，展开在观众面前的便是其中之一。

一间异常窄小，肮脏、黑暗的房子，住在里面的人，当然也极肮脏。他们住于此，食于此，大小便也在此。屋左有门通外面，屋中偏左有一只破板桌，上面有点零碎东西，旁边有三只凳子，右角有只破板搭成的床，床上堆满了一些无用的东西，似乎有箱子等等。床前有一张桌子，上面有点东西，好象还曾供过菩萨，不过现在已经是没有了。桌旁有木箱，是作为凳子用的东西。

墙壁是漆黑的，也挂了一些破衣，烂尽之类。

台前有一小门通到烧饭用的洋铁棚。幕开时，阿毛坐在小

桌前摸牌九。他是约摸二十五岁的年青人，身体强健，皮肤呈黄褐色，如果在有工作做时，他一定是个颇为出色的人材，可是不幸得很，因为半年的失业，使他失去了平常的平和，忠直；他变成沉闷的，忧郁的，有时竟是暴躁的了。现在他穿着一条旧灰布裤，上身穿着破旧的蓝衣，敞开着。额发散乱，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牌，每掀开一张都象是有着许多的希望，但是刚一转过来，便变成了失望。陈三洼子睡在屋角的床上，床上放着破席子和棉絮，要不是他不断地咳嗽，谁也不容易发现那儿躺着一个人。他是个中年人，瘦削，病弱，脸色呈青灰色，说话带着江北口音。

阿毛（摸了一张牌，大概是好牌，很得意）嗯！这可抓着你了！（细看一下，满不是那末一回事。）嗯！他妈的，完了。（气愤愤地把桌上的牌拆开，再和了来。）再来一次，看你怎样，奶奶的。

陈三洼子（停住了咳嗽）喂！你在做什么？呀！阿毛？（阿毛不回答，仍在砌牌，外面有人拉胡琴，唱着小调走过。）

陈（陈三洼子简称，下仿此）（长长地叹了口气）咳，要是能回到家乡，过点太平日子，那多好啊！这个倒霉的上海，算得什么东西……（咳……）
（沉默）

陈阿毛！你不听见金嘴说吗？他那儿有工做。

阿毛（轻便地，带点反讽）那么你去好了。妈的，良心一歪，仗着东洋人，居然做起官米。

陈我不过随便这样说……说吧了。

阿毛我要象他那样早发了财，神气活现起来了。

陈 你不听说，他现在很威风，很得上司的信任，要是他玩个什么花样，也许我们不能安身……。

阿 毛 得了，你不要再提金嘴了，老婆都跟了人，你居然受得了，现在还谈什么金嘴不金嘴。

陈 不要那样说，好不好？我还没有死，你饶饶我……。唉，我养不活她，只好随她去，我犯不着和他斗，我没有力气……又害病。（又是一阵咳嗽）。

阿 毛 那末，你的女儿呢？

陈 她要跟她妈，唉，哪个女孩子不爱舒服，不爱漂亮？……

阿 毛 （反复陈的话）哪个女孩子不爱舒服，不爱漂亮？（一边仍模牌）

陈 说真话，翠花对你倒不错，她被她妈带去那天，不是哭了？

阿 毛 （气忿地）我不能让她舒服，不能让她漂亮，又有什么办法？看着你这样，我再不敢想了。唉，连自己也活不成……。

陈 真的，自从早晨吃了大饼，我们还没有吃东西啊，阿毛，你饿吧？

阿 毛 （一提起饿，很焦急，但竭力装着）我……不饿。

陈 我已经和人接头好了，我们要合股做生意，要是这笔生意……

阿 毛 （奇怪）做生意？

陈 是啊，一种不要什么本钱的生意。

阿 毛 什么？那你一定是和金嘴走的一条路。

陈 不，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咳）（又是沉默）

陈 你说金嘴还会来吗？来了我们怎样跟他说？

阿 毛 回绝了他。

陈 你不怕得罪了他？

阿毛 总有一天，我们会干上来的。

陈 不要那么说，要是他通知那个鬼警察局，赶我们回去，……他是有这种权力的。

阿毛 （看着牌摇头，气忿）奶奶的，怎么又不通了？

陈 阿毛，你在干什么？

阿毛 （最初不说话，后来突如其来地）接连来了好几次。这个「要关」总归是通不过，你说气不气人？（真象有点运气不好。）

陈 哼哼！（惨哭）你也相信运气起来了，唉！（要起来，但为咳嗽所阻）

阿毛 （转过身来看他）怎么？咳得更厉害了。（看见他要起来）你还是躺一会儿吧。

陈 我要起来，我要起来。

阿毛 你是要喝水吗？

陈 不，（平身坐着床）阿毛，冤枉恢恢，得了这么个病，这个罪不知要什么时候才得受完，不知道……

阿毛 你在那儿喋喋地讲什么？起来就起来得了。

陈 我在想，要是这个生意能成功就好了，不要多，只要一块钱，不，五毛钱也好，就可以买一瓶酒喝；我们可以好好吃一顿饭，这一来，我怕可以一觉睡到大天光，不用管他咳嗽不咳嗽了。（咳）唉，老是咳嗽。

阿毛 （把桌上的牌一推）不来了，管他娘。（倔强起来）我看你也别再胡思乱想了，眼前这一顿饭就没得吃。

陈 对了，（好象刚想起）自从早上吃了两块大饼之后，就没吃过，（看外）太阳快落山呢！

阿毛 夏天白天长，肚子里禁不住叽哩咕噜地叫了。（走向陈）

老陈，这算是什么年头？半年了，就一直找不到工做，你说，还有什么法子？臊他奶奶，要是那儿有工做就好了。（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然而偏偏就没有！

陈 你忘了金嘴那儿有工做？

阿 毛 （摇摇头）那不能算。

陈 （又是一声叹息）这个世界，你说，这个仗打到什么时候呢？……生活是越来越难了。

阿 毛 妈的……我不相信，我找不到工做，我的手艺不如人吗？不，满不是那么一回事。

陈 记得我在你这样年纪，还在一个杂货店里当小伙计，那时候是太平世界！吃得饱，穿得暖，长得白白肥肥的，过年过节，「悠馋肉」尽管吃……。

阿 毛 不要再说下去了，你完全不晓得一个人饿的时候，最怕听这些吃不吃的話。

陈 （慢慢下床）我晓得，我晓得。

阿 毛 你起来了。

陈 是的，是的，最可恨的是人睡下去总要起来，要是一直睡着就好了。

阿 毛 那末，你睡不着起来好了。

陈 那就是说，我死了。……不，不，不，『好死不如赖活』，这话有道理。（披上衣服走向前。）还是活着好。

阿 毛 你要到那里去？

陈 快六点钟了吧？（走到窗前看看窗外，大家沉默，一个卖馄饨的敲着竹梆走过。）

阿 毛 吃一碗馄饨也好，（看看四壁）什么都没有了。

陈 （穿起破衣来。）恐怕已经六点钟了吧？

阿 毛 哪个晓得呢？

陈 天还没有黑，我约好了那个合股做生意的朋友在茶楼等我。

阿 毛 没有钱吃饭，倒有钱喝茶。

陈 不，是他请我，你等着，生意顺利，我们去吃晚饭。……

（正当陈要下去时，翠花上。她穿一件廉价料子旗袍，但是形式很时髦；大概是由于第一次穿着，显出侷促不安的样子。年纪十六七岁，长得还清秀，显然为生活磨练得失了天真稚气，好象大人一样，可是有一颗纯真的心。）

（翠花走进来，不说话，站在入门的地方。）

陈 翠花，怎么样？你回来了。

（阿毛回头看了一眼，转过身去。）

陈 你怎么回来的？翠花！

翠 花 唔！（有气无力地坐下。）

陈 你妈给你找到工作了吗？

翠 花 唔！

陈 这身衣裳，那儿来的？

翠 花 妈做的。

陈 也好，（伤心地笑）到底是妈好，一去就有一身新衣裳。翠花，我看你还是跟妈去，也不必回来了。你爹爹是个要饭胚，唉，废料！

翠 花 爸，不要说了。我发誓，将来跟着你，不再离开你了。

陈 跟着爸有什么好？只会饿死。人总得活着，人总得活着。

（一边走向门外。）

翠 花 爸，你要出去吗？

陈 唔，（到门边转身。）你等一下，我就回来，你跟阿毛谈谈吧！（沉默，弄堂里传来卖汤圆的竹板声，接着是

个女人唱情歌的声音。)

翠花 (走到门口,看看外面,把门关好。)阿毛,(阿毛不理。)阿毛,你怎么不理我?

阿毛 (起立倒退几步,故意把她从头到脚,细细的打量了一番。)我实在有点不敢,你现在是个大小姐了,我阿毛算得了什么东西,今几个不晓得明几个的死活的穷鬼,配得上跟你讲话吗?(背着她走。)

翠花 你这是故意挖苦我。

阿毛 我从来没有挖苦过人;我阿毛是直心直肚肠,有一句话说一句。

翠花 (跑到他旁边,推他。)那么你说吧!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说!你说!

阿毛 现在你阔了,我的话不响了。

翠花 阿毛,你冤枉我,你冤枉我!你们男人家是没有好心的!

阿毛 算了,(冷笑)也真是好笑的;象我这样的光棍,还想什么心思,我看真大可不必,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翠花 死鬼,你再说,再说!

阿毛 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还想七想八的,真是活该。

翠花 阿毛,阿毛……你……(气得说不出话来,一屁股坐了下来。)

阿毛 (觉得刚才太过火;走过去。)翠花,翠花,(翠花转身,他跟着走到那边。)翠花,翠花,刚才我说得太凶了,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呢?

翠花 ……………

阿毛 你还是饶了我吧!

翠花 ……你为什么刚才要那样呢?

阿 毛 你就那么去了，一连三天，连口信也不带回一个，你想我气不气？

翠 花 你叫我怎么办？我妈你是知道的，对付我，倒气凶，金嘴帮她看着我，不许我动一动。最先我以为有什么事好做，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打了坏主意，要我和矮鬼打交道，先送我去当响导姑娘，专门替客人开旅馆。

阿 毛 你做了没有？

翠 花 我不干，他们迫着我，打我，你瞧（把有伤痕的臂膀给他看。）我没有法子，去了。

阿 毛 去了？

翠 花 去了，接了一天客，拿了三块钱，都给老板和金嘴拿走了。

阿 毛 哦。

翠 花 幸好那客人还规矩，可是那金嘴，他却存了坏念头。

阿 毛 你妈不知道？

翠 花 她不在家，金嘴调戏我，欺侮我没有气力……

阿 毛 真的？

翠 花 我逃出来了，正希望你帮助我，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

阿 毛 这是我弄错了，不过……

翠 花 不过什么？

阿 毛 我看你还是跟他们去吧！我现在又没有生活做，又没有钱，你跟我又有什么好呢？趁着现在你还没有真的跟着我，免得麻烦。

翠 花 这么说，（要哭）你从前说的话不算了？你说要我嫁给你。……

阿 毛 我没有忘记，但是两个人在一块儿饿死，你倒不如跟着他们走，至少饭总是有得吃的。而且，衣服，看——你

不是穿了时式的衣裳吗？

翠花 我不要，我不希罕这个，我只要你带着我离开这儿！这个倒霉的上海。活阿鼻地狱！

阿毛 我正在想着，不过，世界有许多地方，恐怕你去不了。

翠花 做工，种园都好。

阿毛 真的！（笑）翠花，好的，（拉着翠花的手）我们一齐走，……去找那个有工做，有饭吃的地方。

（大金子上，出阿毛及翠花意料之外，他们马上分开。大金子约摸三十六七岁，可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特别是她故意摆出的姿态，仿佛是对人说：『我并不老啊！』一看见那样儿，便知道是个相当利害的人。她穿一套苍云纱衣裤，头发向后梳。脚上是穿的中国式鞋，好象还绣着一点花，她的说话象泉水一样，不说则已，一说就是个川流不息。）

金 （大金子的简称，以后仿此。）（故意压慢自己的声音。）哦，你们在这儿。

翠花 （低而慢）妈！

金 （跑到翠花面前，恶狠狠地。）翠花，你这个烂货，死丫头，居然背着我逃回来，为什么？你说！你说！我待你没有错啊！给你做新衣服，给你找工做，妈的，你还得跑，真是天生的劳碌命，丫头胚！你别躲着我，今儿个，你非给我说个清楚不可。

翠花 （看着她，仍然不说。）

金 怎么不说？我眼看你要饿死了，好意叫你到我那边住着，有得吃，有得喝，那一样不比这边好？可是你偏偏要逃回来！你跟我说出来，说啊！我算是生错了眼睛，看错了你，瞧不出你人小心倒不小！你告诉我，谁主使

你的？你来干什么的？

翠 花 回来看看爹爹。

金 看看你爹爹？说得好听！就算你回来是看看那好吃懒做的死鬼，可是，又有什么用处？你打算陪着他饿死？……哼！哼！好个孝女！（坐下）。我老娘，你就不孝顺了？你回来还有别的原因……（故意高声）要是有人想我女儿的心思，在中间搬弄什么，挑拨什么？哼，我劝他不要做梦！

阿 毛 （忍不住了）大金嫂，说话请你留神点儿，你女儿回家，与我无干。

金 到底是怎么回事，鬼肚里知道，我也用不着说出来。与你有干也好，无干也好，我的话说在头里，……阿毛哥，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阿 毛 怎么样？

金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打开窗子说亮话，翠花有点儿爱你，简直舍不得离开你，要跟你，我那里看不出来。不过，阿毛哥，你也得替我想想，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她长得也不算错，我不能眼看她日子过得太苦。阿毛哥，我想，就是你也不情愿，那么，我要她跟着我，过点好日子，难道错了吗？

阿 毛 大金嫂，我没有要她来，是她自己来的，你问她好了。至于她对我好，这是她的事，我不是个小滑头，我养不了她，我知道。（阿毛说话时，翠花一直看着他，一听他说到这话，心里很悲哀。）

金 翠花，你这个死丫头，完全不知道做娘的对你的苦心。……阿毛哥是个明白人，他已经说了，你下次不必再记挂什么了。（转问阿毛）阿毛哥，你已经闲了些时，到

现在也还没找到过事做，不是我说一句，这样总不是事。金嘴现在给人家招工，我在他面前提起过你，年纪轻轻的，发起迹来，便当得银。……

阿 毛 多谢你的好意，金嘴已经过来了。

金 他要我再来问一遍，这是他的好意，他大概还要来一趟。要是你们真的不愿做，自然不能勉强。不过，那样一来，你们住在这儿会不便当呢。这儿说是租界，可是租界没有什么权力。……金嘴自然没有什么，不过别的人……我看你还是大着胆子干。人生在世，还是为了几个钱，这一来，你不但可以吃得饱，说不定还可以发财呢！到那时候，你来娶我的女儿，就是她不肯嫁给你，我也要她嫁给你了！

阿 毛 这个年头儿，我从来没想过发财；也没有发财的本领，象金嘴——（说着，一边紧紧自己的腰带。）

（陈，慢慢推开门，一眼看见了大金子，稍稍退缩；然后发觉到避不开；于是只好走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包东西）。

阿 毛 三娃子回来了。

翠 花 爸！

（陈看着门外，然后走进来，他和大金子打了一个照面，但大家都没有理会。他一直走到屋角，将纸包谨慎地放在床上，然后坐下，摸摸额头上的汗，一边咳嗽起来。）

翠 花 爸爸！你拿的是什麼？那包里是什呢？

陈 （有点喘息）没，没有什么。（把包袱又移了一个地方。）

阿 毛 你打那儿跑来的，老陈，看你满头是汗，你休息一下把！

陈 是的，我刚才跑了一段路，一段很长的路，（喘息还没停）我要休息一下，我要休息一下，让我去打盆水，揩揩脸上的汗。（入内）

（大家沉默）。

金 死鬼算是回来了，你怎么不开口呢？翠花！

翠 花 要我说什么呢？妈！

金 不要装蒜，等他出来，告诉他，以后你算是跟了我，不再回来了。

翠 花 我要常常见爸爸啊！

金 你见他做什么，算了吧，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说什么老婆和儿女呢？还算得了什么男子汉？

阿 毛 翠花，你爸爸的包里是些什么？

翠 花 （打开）唔，是一件小孩子的衣服，（拿给大家看）奇怪，这是那儿来的？

阿 毛 一定是那儿弄来的。

金 恐怕……哼……这些衣服来路不明。（大家相对，互相狐疑）

（陈出来，看见他们打开了包袱，直扑过来）

陈 （抢了包袱）妈的，谁叫你们看的？

（因为气急，咳得利害，一面用手掩着胸，一面把衣服再包好。）

阿 毛 老陈，为了这点小事，犯不着发那么大的火的。

陈 我不要你们看，我不要你们看。

阿 毛 人家看看也不会看坏了的。

陈 （反常地）这是我的东西，我就是不要人看！

翠 花 好啦，阿毛，你别再说了。……爹，你从那儿来的？

陈 我不要你问！

金 好吧，翠花，你们别再吵下去了，你还是趁着大家都在，向你爸说明，跟着我走。

陈 说什么？

（翠花迟疑。）

金 说啊！（向翠花）你不说？死货！我随你，你要饿死，我自然管不着你，死丫头，你不说，看我抽死你！

（翠花仍不开口）

阿 毛 大金嫂，有话慢慢儿讲，不必这样气急，大家都是自己人。

金 我说话，就是这样，心急这是我的脾气，自家人是这样，不是自家人也是这样，我顾不得这许多。翠花，你不说？（逼着她）你不说？（看见翠花只是退让，还是不说。）也好，你不说，我来替你说，三娃子！

陈 （看看她，有点畏缩，）怎么？

金 你不要装样，你当我不晓得？

陈 我真的不晓得你要说什么？

金 好吧，就算你不晓得。不过，我问你，女儿大了，跟着你有一顿没一顿地算什么一回事？我前天带她去，你今天又找她回来，我问你，你养得活她吗？（陈无言）你养不了她，那就得给我领去，一刀两断，你以后再不许管。

陈 是她自己回来的，我不知道。

金 自己做的事，自己要承认。我真替你羞死，活到四十岁的人了，连自己也养不活，我要是跟你到现在，那不早就完了（陈脸色很悲惨，垂着头）。就这么个女儿，还要想坑了她，算了，自作自受，不要连累人。

陈 （背着她）我不会连累你，你放心，唉！我活到四十岁，

多长的年月，是的，我连自己也养不活，我还是个男子？

金 你自己想想，你还是个男人，我是个女人，还比你强。

陈 是的，你跟了金嘴……

金 我跟了金嘴，怎么样？他那一点不比你强？地面上行得开，不象你……

陈 （自怨自艾地）我还是个男人，是个男人？我已经四十岁了……要是不打仗，没人占了家乡，那多好，我们不用逃难……。可是，现在，老婆跑了，女儿也养不活，（象女人似地低声啜泣起来）我……我……

金 三娃子，天生了你，算是糟塌了粮食，你真是个废料。翠花，你要跟他吗？你说！你说！

陈 翠花，你跟妈去吧！那里有饭吃，有好衣裳穿，不要顾惜爸爸，爸爸是个废料。

翠 花 （看了看大金子，忍不住哭倒在陈身旁）爹，爹爹！我不要离开你！

金 翠花，你说清楚了，你不打算跟我了？

翠 花 （站起来，颤巍巍地）不，不，我要……

金 你要跟我走，好，那么，你现在就跟我去。

翠 花 我，我不能……（不愿走）。

金 走！

阿 毛 （忍不住）大金嫂，你何必逼人逼得这样紧，翠花是你的，她逃不了。不过，你可以管教她。可是，三娃子不管怎么样，总是她的爹爹。

金 怎么？（慢慢地）你倒代他打抱不平起来了。我问你，阿毛，你凭了什么来讲话？非亲非戚，我们这是家务事，用不到你管。

阿 毛 我看不下去。

金 看不下去，不看好了。

阿 毛 大金子，你睁开眼睛瞧瞧，你别依仗了什么，我阿毛是不怕的。凡事总得讲个道理，我不过是看不下去，就是你现在跟了金嘴，三洼子总是你从前的丈夫……。

金 你别太起劲了，我没这空功夫来和你多话，你如果再多嘴，哼，对不起你！（金嘴上，他是一个穿香云纱短衫的江南人，戴一顶新草帽，穿双黑布鞋，走起路来颇为有力，几颗金牙齿，每当说话时，闪闪发亮，是我们常见的那种人物，一句话：流氓）。

（大家看见金嘴上，都不做声。）

金 嘴 金子，你已经来了。

金 （一看见金嘴来，更猖狂了。）来得正好，翠花逃回来了，金嘴，你要我找，我可找着了，可是翠花有了靠山，打算不回去了。

金 嘴 （把眼睛在每个人的脸上扫过。）谁敢？阿拉金嘴在这儿，谁要是多事，我们就干上了，谁要瞧瞧谁利害。（恶狠狠地跑向翠花。）你这个小鬼头，胆敢偷跑，你怕是不要命了，告诉你，不怕你跑到天边，也跳不出我的手掌心。哼哼，就说你逃了，臊那娘……老子不信找不回来。你这个鬼丫头，还不赶快给我滚回去。

（推她一把，翠花几乎跌倒。）

金 别忙，这一次让她和三洼子说个清楚，免得她三心二意。

金 嘴 三洼子，你有什么话要说？阿拉够朋友，你养不活女儿，我给你养，要是你愿意，你可到我这儿来吃住。我还可以帮你找点儿工做，十块八块钱一个月是一定有的。阿拉金嘴认得地面上的人，那是有权有势的。中国人，外国人，都说得开。

(陈不说话)

金 嘴 翠花，你不用舍不得阿毛哥，他找到了工，将来你们可以在一块儿，我也多一个帮手。(走向阿毛，)阿毛哥，你有力气，有本领，何苦坐着等死？我前一会儿跟你说的事，你干不干？

阿 毛 我不干！

金 嘴 你不干！那么(在袋里拿出一卷钞票，)你就一辈子弄不到这个。

阿 毛 我要是干，早发财了，我不能象人家昧良心！

金 嘴 你说昧良心？

阿 毛 唔；我说的。

金 嘴 你敢？

阿 毛 我敢！

(两个几乎要打起来。)

金 嘴 好吧，我犯不着在这儿动手，自然有人会给你颜色看看的。

金 阿毛！别只是骨气硬；心里软，看你没有饭吃，还硬不硬得起来。(向金嘴)金嘴，我们走吧！这种人，犯不着跟他多话。

金 嘴 好；走吧！翠花，你要是下次敢逃，看我抽你的筋，剥你的皮；要是有谁从中捣乱，我金嘴也一样对付他。

金 (对翠花)你这个死丫头，你要是今晚不到那儿去说个清楚，我可饶不了你。

金 嘴 偏偏有人自己找死，哈哈……

金 金嘴；走吧！等下我再来这儿看看这个死丫头。

金 嘴 好的，你现在回家料理一下，(带恐吓性地)到兄弟们那儿招呼招呼。(二人下。)(三人目送他们。)

陈 翠花，你过来！

翠 花 爹，（走过去，）什么事？

陈 你听我说……你说爹对你可好？

翠 花 很好！

陈 可是爹穷，爹不是好种，连自己的老婆跟了人，也没有法子。你还是随你妈去吧！她会待你好好儿的。

阿 毛 嗤！你真是个好爸爸！

翠 花 爹，不，我不要离开你，爹，我不要。……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他们要我去当响导姑娘，说是好赚点钱，将来还要介绍几个矮鬼给我，叫我奉承他们。

（黄昏到了，外面卖馄饨的敲竹梆声更响起来。）

阿 毛 得到那儿找点钱来，吃点儿东西。

翠 花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吗？

陈 一天都没有东西进口了，阿毛，我这儿有点东西，我去当了它。（站起来，拿包袱。）

阿 毛 这东西那儿来的？小孩子衣服？

陈 （赦然）小孩子衣服，对啦，人总得活着，我们现在就要靠着这点儿东西来吃一餐饭。

阿 毛 你说约好一个朋友做点儿生意，就是这个？……

陈 对啦！

翠 花 （向阿毛）什么生意？

阿 毛 （摇摇头）

陈 （把衣服给他们看）你们看，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小孩衣服，不是吗？穿到小孩子身上，怪好看的。翠花，你从前小时候没有穿过，将来你们的小孩子，我想就可以穿这种衣服了。

翠 花 爹，你这种衣裳是什么地方弄来的？

陈 什么人都要活，我也得活，我没有力气，只有做没有力气的生意。

翠 花 什么是没有力气的生意？

陈 （不理她，只顾自己说下去。）只要一块糖。（在袋里拿出一块糖来给他们看，自己安慰地笑）只要一块糖……，（扎起包袱。）你们等一下，等我换点钱来，大家吃饭。很难得，我们一块儿吃饭。……我就来。（要下。）

阿 毛 我看这两件小孩子衣服当不出钱来。

翠 花 别忙，爹！

陈 做啥？

翠 花 我那两件破衣服在家吗？

陈 （指床。）在那儿。

翠 花 我这一并给你拿去了，换点儿钱。

陈 你那破衣服值什么钱？

翠 花 不，不，（走向门）爹，你等我一下，我换换衣服。（拿了破衣向内下。）

阿 毛 老陈，你这小孩衣服那里来的？

陈 不听见我说，只要一块糖！

阿 毛 （好奇地）一块糖换来的？

陈 可不是？我那朋友告诉我怎样用一块糖，哄小孩子到弄堂里，然后从小孩子身上把衣服脱下来。

阿 毛 （大惊）从小孩子身上把衣服脱下来！

陈 对啦！

阿 毛 （恍然大悟）哦！你是……啊！

陈 阿毛哥，不要太奇怪，我这真是没有法子。那天上街，碰到一个同乡，他问起我，我把我现在的情形告诉了

他，倒是他好心，要我合伙，和他们一起做生意。

阿 毛 你不晓得这是犯法的吗？

陈 我晓得，我晓得。可是我受不下去了，我没有别的法子，没有力气，我就只能靠了这个才能过活。

阿 毛 我们可以去做工！

陈 没有那么容易的事，看看你自己吧！你闲着已经半年了，有力气，有本领，也仍然没有法子找到工做。

阿 毛 （低头无言）不，如果我们跑得远一些……

陈 我现在这生意多便当，只要一块糖。

阿 毛 这不是法子。

陈 总比跟金嘴做工好一点。

阿 毛 （点头）……

陈 不过，你不要告诉翠花，这还是不要让她知道的好，她来了。（翠花出，她已换上了那套破衣，将原先穿着的旗袍拿在手里。）

翠 花 爹，这件旗袍，你也可以拿去，这样好多当点钱。

阿 毛 这个不是大金子给你做的吗？

翠 花 唔，不过，……随它去吧。爹，你到前面『德富当』里去当，回头有了钱，也好赎出来。

陈 好！

阿 毛 那里还会去赎？

翠 花 爹，我去好不好？

陈 还是我自己去好。（下）

阿 毛 翠花，你当了这件旗袍，不怕你妈？

翠 花 有什么法子？人要饿死，还怕什么呢？唉，阿毛，我爹拿的小孩子衣服，是那儿来的？你晓得么？

阿 毛 我不晓得！

翠花 你那里会不晓得？

阿毛 不要问我吧！

翠花 这些小孩的衣服，（自己喃喃地，突然）阿毛，不会是，不会是……（转换语气）不会的，不会的。

（外面卖糖粥的小贩叫着走过）

翠花 阿毛，阿毛！

阿毛 （转身）什么？

翠花 你究竟怎样打算呢？

阿毛 我没有打算。

翠花 （走过去）你就让我再回去吗？

阿毛 我养不活你。

翠花 从前说的话不算数了？

阿毛 不，我正在想，我要做点儿事，我总得好好地活下去，我要找工作，如果没有工作，我也得活。

翠花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你带着我，阿毛，我们一道儿去。（看见阿毛不理）阿毛！你把我们从前对天发的誓全忘了？我没有你，是活不成的。

阿毛 不，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现在，我都对你好。可是，我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都不能活着，妈的，这算是什么一回事？半年了，一直到现在找不到工做。

翠花 有人来找你去做工，你没有去。

阿毛 是的，也曾有人来要我去做工，可是我不要去，我不能昧了良心。翠花，你知道，有一天我走到一条马路上，看见水门汀上，一个三四十岁的人在那儿，在他身边，有用粉笔写的字，旁边的人说他没有力量找到事做，又生了病，而他又不愿昧了良心，不管国家……所以才讨饭。还有人说，他还是个大学生……唉，我从那天

起，就想了好久……

翠花 你想的什么？

阿毛 我不会象他那样。他因为病了，自然没有办法，我想只要有一口饭吃，我有地方去。

翠花 到那儿去，你可要带着我呀！

阿毛 不，你要暂时留在这儿，等我办妥当了，再带你去，不过你得吃苦。对我说，翠花，你能吃苦吗？

翠花 我会吃苦，我又不是大小姐……。

阿毛 好的，不过你得等一等，我在走前还得做点儿事。

翠花 什么事？

阿毛 你不用管，这件事，我一定要干，对你我都好。

翠花 真好？是一齐离开这儿吗？

阿毛 是离开以前的事，你太胆小了，说了怕你不放心，等做好了再告诉你。

翠花 好，好！可是，一定要告诉我的吓！呵，怎么，爹还不回来？别碰到了那儿……

阿毛 唔！

翠花 让我看看去。

阿毛 好的，你看看他去。……一个四十岁的人，老婆跟人跑了，……只要一块糖，去换小孩子的衣服。……

翠花 你等一下，阿毛，我去看看就来。（下）（阿毛开始整理东西，把零星东西打了一个包袱，然后在柜子里拿出一柄小斧头）哼哼，今儿个，我要用得着你了。妈的，只要一下，看你金嘴不金嘴！（外面有卖面的竹梆声，他走到门口，好象很饥饿的样子，又走了回来。）吃过晚饭之后……

（那个拉琴唱小调的人，自远而近，又自近而远了。唱

的是一只哀伤的曲子。)

(阿毛又走到门口，面外，可是陈……他们还没有回来。)

阿毛 唔……(嘴里接着那远去的小调哼着)。

(他又走到桌边坐下，烦躁地弄牌九。)

翠花 (在外)阿毛，阿毛!

阿毛 (走到门口，正和翠花相撞。)什么事?

翠花 (喘息，恐怖。)爹被巡捕抓去了。

阿毛 为什么?

翠花 典当里的人说：那个小孩子的衣服是抢来的，一个三砸头在那儿等着，一看见他当衣服，就抓了他。(面对阿毛)阿毛，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告诉我?……(哭)爹做了剥田鸡的啊，剥田鸡的啊，……

阿毛 好了，翠花，不要哭了，哭有什么用呢?我们得活着，活着，就得这样。翠花，我想起来了，我们只有把那害我们的人除掉，不然我们是没有好日子过的。翠花，我该走了，不，我得先去做一件事。

翠花 (拉阿毛)你不带我一道去吗?啊!你手里拿的什么?

阿毛 你不要管。

翠花 (跑过去摸)啊，一柄斧头。

阿毛 现在我用得着它。

翠花 干吗?

阿毛 回头你就知道，翠花，你等着我，我要带你一道离开这儿……我也许见不到你了……也不要紧……翠花，我已经整理好东西了，你也整理整理吧!(自己回顾)我还是后门走吧。(下)

翠花 和阿毛一道儿离开这儿，啊，多好吓!快，快，快整理

东西。（她开始整理，）（大金子上）

金 怎么？他们都不在家，走了？

翠 花 唔，唔。

金 你可跟你爹说清楚了？以后你的事，不要他管，你是我的女儿，我一定要使你过好日子，你说了没有？

翠 花 （摇头）。

金 又不是哑吧，干吗不说呢？我问你，你跟他说过吗？

翠 花 （仍然是摇头）。

金 这死丫头真古怪，就是不说话。（看见她身穿了破衣。）

怎么，你的新旗袍呢？你在这儿整理东西是想逃走吗？

（看看包袱里有没有旗袍）。说，新旗袍到那儿去了？

翠 花 我，我……（吓退）……

金 弄到那儿去了？快说？

翠 花 给……给……

金 给谁拿去了？说呵，说呵！

翠 花 给了爹……

金 给了爹，你这个烂货，（欲打）看我要你的命，我的东西你可以随便给人的？你……

翠 花 妈，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跪下）下次不敢！

金 简直越来越不象个样子了，给你一件好衣服，就马上送人，真是败家精，讨饭坯，你给我说是他拿去卖了吗？

翠 花 不……不是……

金 不是，怎么的？

翠 花 他没有饭吃。

金 没有饭吃，活该。谁叫他有工不做？金嘴给他找了几次都不要，他没有饭吃关你屁事？哼，好得很，你是个孝女，拿老娘的东西，去孝敬别人。老娘做衣服给你，是

给你做工用的，不是给你送人的。哼，是他抢了你的吧？

你说，是不是？

翠 花 是我……是我给他拿去……

金 你给他拿去？

翠 花 我给他拿去当了。

金 你给他当了，（一个嘴巴，翠花哭起来。）好，好，你把我的东西乱送人，好吧……看你赔得起赔不起，回头等金嘴来收拾你。

翠 花 饶了我吧，下次不敢了，妈！

金 不要说了，你算是你爹的女儿，随你的便。不过你得把我的旗袍还来，今晚你要是不找来送还我，我要砍了你，看我可能做到？

翠 花 （恐怖地）不，不……

金 好，你也用不着到我那儿去了，你尽可以死在这儿，我走了。哼，你要是不把旗袍还我，你的狗命过不了今晚。哼……（下）

（黄昏深了，屋内逐渐迷茫，东西的棱角失去，翠花一个人跌在地上，半晌才爬了起来，她把屋子四处看了看，突然跑到桌边，拿了一把剪刀在胸前比了一下，象是要自杀，又停住，走到门口把门关上。）

翠 花 （喃喃地）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再不能过去了。阿毛，你，你怎么还不回来？……唉，要是东洋鬼子没有到来多好，那时候，不用打仗，爹可以在家，而我们可以住在家里住，爹也不会给巡捕抓去。……唉！（颓然坐下来。）

（外面又是卖吃食的叫声；卖唱的由另一端走到这一端。）（接着是很多人的步声。）

翠 花 阿毛，我等不及你了。

（翠花拿起剪刀，下了决心，直冲到内房，打开木板门反搭了，接着听见一声惨叫，并且有人跌倒的声音。）

（夜晚到了，黑色笼罩了房间。不久，门外有人声，轻轻的敲门，接着有谁推门进来，是阿毛。他急促地，拿着一个小电筒。）

阿 毛 翠花，翠花，快，快！（低声）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我干了，我干得神不知鬼不觉。哈哈，这一下，你可不用怕金嘴了。

（阿毛将电筒四面照射。）

阿 毛 怎么？翠花，你在那儿？我等不及你啦！怎么你把东西弄乱了？（扎好包袱）我们要赶快跑，跑到远远的内地去！……我知道你是吃不起苦的，你走了，回到你妈那儿去了。（走到小门前。）翠花，翠花，你是在里面吗？哦……没有人，好，你们都走，我也走了。……我们要干点事，我想这一次我可以找到工做了。翠花，翠花，等等我再来带你一道儿做点对大众都有好处的事。

（拿了包袱电筒。）

（舞台上一片黑暗，外面有人唱救亡歌曲，隐隐约约地。）

（世纪风·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二至十月四日）

第二辑

(杂文、短论)



上海言论机关被封锁以后

上海租界在日军的威胁下，都现出可怜相来。烈强的威风(?)竟扫地无余。首当其冲的是一些中国的言论机关，势必马上迁移，于是五家报馆，三家书局，全在上海消失了。

而邮电的被控制，受检查，接踵而来。现在，敌人的新闻电讯检查所已经成立，将来传出的消息实在不堪设想。而以上海杂志为唯一精神食粮的南洋青年，今后将更难以获得满足，即有少许运进，恐怕也是「远水救不得近火」。

曾经有不少人蔑视南洋的地位，然而，在今日，文化人却应该有个觉醒，除了在当地发动救亡运动外，恐怕再没有比这迫切的事。不必故意表示勇敢，非到前线不为功。(有特殊技术者当然是例外。)

即以办刊物一事说，目前更为急需。其实，除了中国的消息，欧洲的材料，日本、美国的材料，都比国内(以武汉为中心)来得快，如果认真办起来，想来不会不精彩吧？何况南洋并非不毛之地？

因此，我愿文化人能够早日实践这工作，则青年幸甚！

(「星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

恐日病又抬头了

日昨本报的中国新闻版，有一条南京特约通讯，这样地写着：

「中央政府内恐日病份子，居然由蒋作宾、吴鼎昌、戴季陶、居正、谢峙之流，以及江浙财阀等资产阶级中人，联合举出历来主张不定之汪先生，向蒋委员长提出向日本休战。」

这个消息如果没有错误，则抗战的前途，似有可忧处。忧的是这班「政府要员」还不明瞭「焦土抗战」的真义，居然具体地行动起来，企图勾消抗战，而代以屈辱妥协。姑无论其有否别种作用，仅就其行动影响讲，也令人难以缄默。

可敬佩的是蒋委员长却抱着「誓必奋斗到底」的最大决心，并采取了「主战者到最前线去，主和者滚出去」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为了根绝『恐日病』；我们想：应首先彻底清除散播传染菌的使者。至少也得请他们从『领导民众』的『治者』的宝座上走下来，成为绝缘体，想来汪先生等不会是例外吧！

抗战稍一失败，恐日病便立刻钻进每个角落里抬起头来，这正是『汉奸』大显身手的时候。

我们老百姓，虽远在南洋，但为了『保卫抗战』，总希望彻底认识，誓与此辈周旋的。

（「星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

好消息

日来好消息，接二连三地来到，真使人喜出望外。第一是我们本身的。国民政府已决定自二十七年起，开始调整各机构；而见诸实行的，前有派遣孙科赴苏联，进行谈判，这一谈判不用说是对我们有利的。同时为了保证军事行动，获得较大之效能计，乃将晋陕绥宁各省军队拨归朱德统率，而富有抗战决心的周恩来等也各委以要职。这种现象，实足使『亲日派』落胆而殒命。

第二是国际方面的。英美已表示这次军舰的被炸，是最大的极限，美国的远东增防，英国香港的备战，战机可说是一触即发；而苏联更出动大批军队至西伯利亚，以威胁敌寇。至于直接援助我们的，已往的不算，最近就有美国飞机师九十人参加对日作战，而苏联的自愿助战第七空军降落伞联队的队员，已有若干名到了汉口。

第三是日本国内的无产者，全国评议派的会员以及劳农派评论家山川冶，大森义太郎等近四百名以谋叛罪被检举。这，证明了日本国内即将来到的不可避免的变革早晚即将爆发，而朝鲜人民反日情绪陡然高涨，台湾的革命运动则「如火如荼」。

如此，前后夹攻，里应外合，敌人要想在华战胜，真是所谓『岂可得乎？』

不过，这一切都是以『长期抗战』这一事实争取而来，如果

就以此为满足，那还是不足『以底大成』的。

（星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质的变化

『在量的变化过程达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引起从一种质到另一种的转化』。

曾经有人认为在抗战期中，既以『抗战第一』为总则，则一切为了援助抗战而运用的文化工具，不必顾及它的实质。这一班人大概是为了非常热情的原故。忘了在质进化到量后，结果更要使量根本变了质。

举个显明的例子来说吧！当我们为了救国运动而争取广大的群众时，最初只是一个量的转化。（为了这原因，我们降低了口号和要求。）可是，当广大的群众被组织起来时，于是，更开始了质的转化，那就是说，群众把握了抗战意识，换了一番面貌。

因此，为了配合长期抗战，争取广大的『量』固然要努力，而质的转化，在目前更迫切需要，因为唯有质的转化，才可以使得一个质转变到另一个质，而这个质是超过了前一个质。中国政治机构的更变，便是说明了这一法则的运用。否则仅有抗战的统一阵线的名誉，仅有不少自称拥护抗战的官员，也是无济于事的。

其实，在艺术上，也何尝不是如此。记得去年曾有过一个『反差不多运动』的讨论，为了作品描写义勇军工人的公式化，竟成为攻击的论题。但是，形象化的文艺作品绝对不是机械的东

西，每个作家都学习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最大的决心纠正这一倾向了。

因此，在抗战中，我们对艺术，不但是要他们全统一在抗战的旗帜之下，同时更不忘记使得它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要提高。这个提高便是所谓质的转化。『『提高』并不是『提得高深』，不大众化。』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得抗战期中的文艺足以配合长期抗战，发挥它特有的艺术机能。

在我们的附刊上，可以说的是做到以『抗战为主题』的原则了。可是，如果细读一下，则我们不难发现，多半的作品都是雷同的。所谓『千篇一律』『人云亦云』是常见的事实，而内容不深刻，技巧不加注意的作品亦复不少。比方说吧，对于教育救亡意见的稿子，我们看到不止一篇，可是都大同小异，不能有独到的、有系统的意见。这样对读者来说，不得不算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作者似乎只在写作，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是要给大众看的。在量上可以说是够了，可是在质上却是异常贫乏。严重点说，这是一个危机，如果不击破这一危机，抗战文艺绝不能建立，也更不足援助抗战。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报告』文学，经过一度提倡，现在算是风起云涌了，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收获，可是同样的问题又发生了。先谈主题，差不多都相同，不是『激发民气』便是『劝募公债』，很少有例外的。再谈题材，差不多完全是会议记录，募捐记录等。在技术方面，不但是人物的个性没有顾到，连最简单的气氛的描写（这是作品的生命，能不能感动人，在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决定）也没有。『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或是『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是每一篇少不了的字句。这样的报告文学，读者在看过几篇之后，一定不愿再看，因为他不能在这里接受新的东西。再说到戏剧，每次参加筹赈游艺会中

的独幕剧，总有近十个或十多个，其他各种游艺会中的 暂 且 不算，一班人就以之为『全盛期』，不必谈什么『艺术』，就这样做下去得了，似乎把量就当做了质。

这在一时也许可以算为成绩，可是要长久而且再发展下去就不行了。

如果质不加以转化，量就无力的，有限的，而且也不足以建立起来。战时文艺当然不会是例外。如果战时文艺不注意到质，结果定不能成为救亡的武器，相反地削弱了本身的力量，妨碍了抗战的发展。

因此，在目前，质的转化是文艺救亡工作的人员，所应该注重而实行的运动。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星火」副刊)



为欲回国参加救亡者请命

在老年人或老成持重的人看来，这总不免是一种冒险。在这军事紧张的时候，回国去参加抗敌工作，无论是从军或是当看护，总有些不大妥当，何况国内并没有适当的组织来收容这些人。

不错，这批青年们的热情总是可佩的。不用说别的，鼓着极大的勇气，离开足以安静生活的家庭，越重洋，冒生死，这大概不会是衽健派所能做得出的。

不多久，有几个年青的女孩子，从山芭里赶出来，为的就是要回国从事救护工作；甚至没有告诉家庭，就这么凭着热情跑出来了，并且抱着不达目的不止的坚志。

「民族到了如此危险的时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没有钱，所以要回国」。

谁能反对她们呢？因此，我们无限地感动，希望她们能如愿。

问题却跟着来了，她们希望在回国后得到一点帮助，于是特别去请求领事馆写介绍书，结果却是没有得着要领，性急的孩子们说是中国有朋友，会给她们介绍的。这么着，就走了。当时我觉得很抱歉，竟不能助她们一臂之力。继而一想，我既不是活动份子，也不是掌理这些事的官府人员，一时也无法可想。立刻，我便有了一个私愿，希望当地领事馆有一个妥当的办法。不过，

我等了又等，并不见有若何的消息。

但这时，怕是因为抗战的情绪更加深入了大众的心，所以「回国从戎」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有的要参加前线正式打仗，有的要做战地记者，有的要做救伤队员，有的要做看护妇，有的要做宣传员。……即在我自己也接到了几次朋友的来信，都抱着莫大的勇气，有「视死如归」的气概。最近更有一位朋友来信问我，他有一班朋友愿意回国，共赴国难，要如何办。我当时即回他一信，要他暂时忍耐一下，大家先组织起来，从事募捐及宣传工作，等到国内有联系时再出动。但是我相信这朋友对我回信必然失望，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我为他设想回国的实际的办法的。

那末，我能否将这「失望」充实为兴奋呢？想来想去，仍然是苦闷。

凑巧在这时，我见到领事馆对回国从戎的侨胞所公布的方法，说是如果自备旅费，则出函为他证明。这布告，确实有点堂皇，我们不难想见其制作者的聪明。第一，自备充份旅费，不会流落在外，这真是对侨胞的照顾，而且也不会麻烦到领事馆被求助旅费；第二，出函介绍，是尽了中国领事长官的责任。但是如何介绍呢？想来大概介绍他是要参加救国工作的人吧。但这介绍书有什么用处，在什么场合适用呢？问这些话的人自然只有我们，因为这介绍函的出发点，只是聊表「责任」吧了。如果硬要追根究底，它至少有着消极的作用，就是，至少证明某人不是汉奸。然而，如果中国要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张「非汉奸证」，那将成为怎样一个世界？

因此，我想到「救国究非易事」的结论上来。中国政府固没有想到华侨除了财力之外，尚有人；而当地的中国领事馆似乎也并未想到，恐怕是没有想，即想到也作为「不必想」而置之了。

前者，我们非常谅解政府抗敌期间工作繁忙，而后者呢？我们只得称之为「公务甚忙」所致了。

最近回国的女孩子的信寄来了。对于几个从未出过山芭的她们，我觉得有引原信的必要——

某某先生：

韶光易逝，无形之中，我们是别了一句之久。在这期间内——十天内，谅必你们要为我等而担心着。的确，我相信任何人——知道我们三人同走的人——都会为我们担心忧虑。

先生，船是在茫茫的大海中前进，而我们却不能饱尝海上美景，因为我们是晕倒了，时想作呕，又加以统舱内空气污浊，真使我们快闷死。想不到我们想早日抵港，却倒还迟到——卅一日抵港，这是因为船遇飓风故。抵港时已是下午七时，当我等将下船时，才遇见一位槟城的学生，他也是独自要到粵的，故我们相见之下，都非常快活。晚间寄宿于大东旅店。那时因四人的好奇心，于是就出门到街上乱逛，呵，可巧得很，在路上竟遇见了某某，他也是正到各旅店找寻我们。先生！请试想，那时我们是多么的快活啊！

今已是抵广州的第三天。至于敌机轰炸广州，谅你们早已见报载。被炸的有复旦学校的一部及中山大学的一部。据说是因为炸天和飞机场而影响到的。不过广州亦防备得异常周密。只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逃往香港避难哩。先生，全中华人民若是为了自身的性命而离本土，恐怕整个的中华民国，无需廿四小时就要被矮奴灭亡了。近两三天来，空气稍为和平，不过据说多几天敌机会再来呢。然而我并不害怕，我正等待着。

至于救护事，因没有那种组织，只有妇孺医院附设的夜班救护练习，正在招生，这是预备非常时期用的——堂费可免，不过我等还不曾报名去试验。因为先生说要跟 we 打算一个较好的办

法。

先生，如今我们三人只剩有广币四十五元，所以请你将托你转交的银寄来。假若是没有的话，你则可不必，因为我们暂时还够用。

好吧，以后再谈，此祝

教安

某某 九月三日

读完信后，三个彷徨于故国的孩子的影像立刻呈现在 我 面前。但是我并不难受，倒想鼓励这班有这种志愿的青年，如果他们 有较完整的计划；而当政诸公，特别是领事馆，如果有一个具体的方法，介绍他们到一个妥当的地方，或者有一个正 确 的指示，我们倒愿聆教。

想回国而未回国的年青朋友，请不必以此而气馁。不回国，在后方从事宣传及募捐运动也同样的重要。

自然，我们还得保留这可贵的热情，特别在此请命！

（载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一日「晨星」）

本地应有的新启蒙运动

一、抗战声中

目前，在全民抗战声中再来谈联合战线，似乎为识者所嘲笑。可是仔细想一想，却也不尽然。联合战线不仅在马来亚还得用最大的力量使它推进，即在中国也还未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境地。照最近由中国来南洋的朋友的报告，以及新近运到的刊物所载，无不使我们深切的了解，了解到联合战线还未普及到全民族各阶层各部门，特别是民众运动。因此，『推进政府解放民众运动』，将自然是重要的工作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联合战线决不是单靠写作人写几篇呼吁的文章，就可以成功。也不是坐在家里，梦想天下一家，和平实现的空想家所可获得。联合战线，自提出后，不知经过好几个阶段，才有今日；这中间也不知费了多少人力，用『说服』、『斗争』、『克服』、『牺牲』……等等力量才使它逐渐实现。

然而，有些人以为联合战线一出，马上天下太平，激烈者放弃其武力手段，当政者也就门户大开，全民一致抗敌了。自然，我们相信彻底的民主政治，一定不久就会实现，正好象我们相信将来大同世界一定实现一样；可是我们仅以袖手旁观者的态度对之，即虽是『乐观』地观望，或者进一步『欢呼』，也仍然失去

了应用主观的力量，忘记历史是主观力量配合客观现实的记录。

这种形态往往存在于知识份子意识中，当然是生活的原故。可是如果真正地让它生长，那在我们，不能不算是一件不幸的事吧！

我们拥护联合战线，所以我们要推进它，不仅是上层的结合，下层广大的群众更是重要。有许多人以为只要有几个大人物出来合作领着头干即行，我们可以不用多所过问，这无疑地是一种一贯的奴性政策的变形，将自己做成尾巴，还自认为忠实，这种阿Q的精神自慰，实在可笑。

同时，我们不能因民众运动的尚未完全开放，而狐疑、消极、『各自站在岗位上工作』，这实在是最重要的信条。现在已经有无数青年，自动地开拓工作，这种自动性，是值得每个青年人学习的。

联合战线在中国实行，既然是曾经过那样的困难，如今运用在南洋，却更加困难。中国的困难点是在党派与党派的对立，如今因为外力的加重，政见的合一，所以结合起来虽困难，然而还是比较便当。但当地的困难点绝不在党派的对立，而在帮派的对立。党派（不是全体）往往依附于帮派，而甘心做其御用品，无论做什么事，商业，文化，教育，连救国工作，都不免给帮派切成了几个碎片，使得统一的工作，没有方法展开。联合战线在这里得不到好好地运用，实施，因此要推进它，使它不仅不是一个空的名义，那末，我们便应该首先反对『帮派观念』，铲除残余的封建意识。

二、封建的壁垒

由于南洋特殊的政治经济形态，于是促成了封建意识的浓重的势力，不仅没有能因为资本主义的抬头而被扬弃，倒反现出更

加巩固的形态。这不用说，也正是因为地方性的原故，常常由外力促成他的巩固；即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保护，全凭着一己的艰苦的奋斗，或是依借同乡的势力，因此，自然不得不保存这一组织——同乡的帮派。再，客观的环境对于华人也希望存有这种观念。由于这两个原因，南洋的封建意识才那么浓厚，而封建势力又是那么宏大。同时，南洋华人的资本家，还不可以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他多多少少地带着封建地主，财主的气味。关于这，我们只要检讨一下他们资本的来源与运用，以及企业的方向，便可以知道。

为了这种种的原故，南洋的一切便含有帮派斗争的形态。比方说吧，我们不问跑到那里，要想找职业，第一也先得问你是那里人？是不是同乡。这样，不但是商业部门都形成了各自的系统，连一个小地方都有着几家简陋的学校；也并不想将它统一起来，甚至文化也形成各自的堡垒。这种情形，实在足以摧毁了文化的进路，使华人永远陷在不自觉的境地。

当联合战线的呼声洋溢在南洋的时候，最初只是新闻的报道。芦沟桥事变后，下层阶级具体行动起来，但上层阶级还在观望。直到上海抗战发生，华南袭击发生，这才使一班华人上层阶级觉醒，感到团结援助抗战的必要。这时，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便要开侨民大会。

可是封建的帮派，并没有因此消除，工作的方式也仍然分为各种帮派进行；甚或有一帮想包办一切。这，影响了一切救亡的工作。

如募捐的各地，各自进行，事情不易统一，倾销自由公债受了挫折，这些，都是极为明显的例证。

此外，更有不少人利用了这种封建帮派的关系，想借以造成自己个人的，英雄的地位。而有些社团也因为有这些人存在的原

故，往往不辨事之应行不应行，却视主动者为谁而转移。

封建帮派在今日是成了一个硬骨，成了一个赘瘤。它破坏了联合战线，它阻碍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三、新启蒙运动

我们若稍追溯这种现象的来源，便会发现这种封建的帮派势力，潜伏已久，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用最大的力量，来和它作殊死斗争，怕结果仍然是不足损及它的毫毛，甚且被卷入旋涡中。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种封建帮派意识的存在是由于客观的环境，同时本身的没有自觉也是一个大障碍。华人把封建的意识一直从中国内地搬到这里来，而一班自诩为前进的文化人，并没有在识字教育的启蒙运动外，加上『反封建』这一课题。有时还相反地，加深了各帮派的恶化，而帮派的尖锐斗争也往往在文化机关（如学校）里更为明显，无非也是这个原因。

因此，我们要反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帮派意识，就必得发起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即反帮派运动。

坚决地彻底地去除一切残存的封建意识。文化人应该首先成为这一运动的坚强的斗士。

然而，不幸我们这里的文化人，有些不但不能推行这一责任，有时还加强了它；如前些时解散的戏剧联合公演，便多多少少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因为听说有人利用了封建的帮派做背景，结果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发挥下，统一便被摧毁了。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此地的文化人将理论和实践分得那样远，一到现实表现时，便马上露出马脚来。

我曾听见不少人说，此地报纸的附刊较上海的来得好，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事。可是，此地的报纸及附刊上的文章虽然都很前

进，不过写作人是不是将那前进的思想运用在行动上，却是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若认真检讨一下，不免感到许多文章只是文章而已，自己的生活永远停止在那个阶段上，所谓『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幸好，写作人杂居各处，也就掩饰过去了。

因此，我们敢说在此地建立联合战线，实在是较中国更难。

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在文化人中举行一个新启蒙运动，然后再推及到每一阶层（特别是上层），每一部份。

同时，我们不能站在帮派上来反帮派，这是不会有效果的。

我们现在把这种反封建帮派运动，称为新启蒙运动，是对于那识字的白话文的运动而称；但也不同于中国抗战前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因为它是专为争求民主，理性解放，思想自由的运动，我们马来亚的新启蒙运动即该侧重在反封建帮派意识上。

我们认为这种反封建帮派意识的新启蒙运动，是刻不容缓的，救亡战线中必经的阶段。通过这一阶段，真正的联合战线在这里才可以成立，中华民族才可以团结卸侮，得到自由解放！

（关于此问题，请识者指正批判！）

（晨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星火」代邮

萍君：稿末附的信件，收到。

关于编辑室前次说话，你大概是不了解的。另一面也是我没有详细说明，算是我的疏忽。我因叠接许多漫骂式的稿件，所以特作声明。其实，对某一个问题的写作，没有指出重要点，徒然空叫，是没意义的。反之，这种「蛮干」在某一个时候和场所，往往非「全军复没」，就会「遍体鳞伤」。如果在争存的社会，一切都可以用排队式的直进，则根本不必讲「战略」和「战术」之类。

认识事物，是少不得感性的。因而，我们对某种事物，最好是自己留心看其内容。同样，对某种刊物之采取某种见地及其接收何种稿件，经过相当时间后，大概可以明白的。写稿，我认为用分析、揭发及指出事物发展方向等等为主要，至于词句也须相当讲求。例如在北伐时，在自由环境下，当然须一种剧烈的激发语调。可是，在现在的中国某部地方，只得用另一形式。事实上纵使多绕一个大弯，也并不会失掉其意义。

写中国事情，最好有真实材料，且主要的在救亡方面。譬如汉奸破坏救亡阵线事实，就很需要介绍予侨胞，而促使侨胞协助救亡事业写作更其重要：例如尊稿（即……飞机年）；描写飞机炸自己人的事实、时间上，虽然过去，仍不失其价值，使看的人

知道「痛创」的真相。又如本栏前次发表的「故乡的凄惨的消息」（仲超君写），也是很好的事实，使人家知道所谓「保甲」的设立，原来如此。

以上是顺便提出一些问题讨论的，并不是对于本栏一切问题都包含在内。因为怕看的人太直觉的关系，又须附带说明一下：萍君的信，就此作讨论的答复。

清白君：你的稿子写得很流利，以后希望多写些散文。现在我有一点事情和你商讨。一，「用什么支配你的生活」一文，你以气候作为社会发展动因，是不正确的理论。人类生活，在某个时候固然受自然限制，但他可以克服自然的。如果人类老是受客观环境所限制，则主观的积极的能动性，就完全抹杀了。客观主义者是歪曲事实的，因为他们是教人听乎自然支配；即等于说，环境无论如何不好，我们是无法改变它。二，稿子请你写清楚些，改了又改，有的地方是我看不懂的。

秋朦君：你的字体，实在写得太小了。听说以前本栏编者曾有给你信，即前次我也曾请你写好些，但你始终「奋斗到底」。你的蚂蚁字，委实有点不好办；因为排字者是有些近视的，校对者也有近视的。我虽不算近视，但也已弄得头晕眼花，望以后字画放大些，实为「公便」。

（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星火」）

自命不凡？

七月三日有罗颖先生在本栏发表「言与行」一文，我认为有商榷的地方。

他说：『……还有，有些自命不凡，确很前进的编者先生提倡读书会啦，天天喊什么读者、作者、编者打成一片啦，言词倒很「娓娓动听」，而且竟也很有些人相信了他。然而，这伪善的面具终给无情的事实脱下来了；收了附邮票的稿件不登也不退回。』

对于上述问题，我欲申明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星洲方面编者，据我所知，并没有敢「自命不凡」（这想是罗先生的神经过敏）的人。这，我个人虽然不想对罗先生说些什么，可是人家总难免要评论你的说话有些靠不住的。

第二，我确是在本栏提倡过组织「读书会」。在前，听说也有提倡过，但难道劝人家组织读书会，是不对的吗？依据罗先生的说话推演下去，那教书先生叫学生读书，应该「有罪」！

第三，「天天喊什么读者、作者、编者打成一片啦」，本栏由黄素卿先生提起后，曾有数位先生讨论过，但这确是需要的，且决不是害人的事体，在本栏投过多次稿的人，我大半都曾写信给他。前星期我曾给罗颖先生信，说明大作（诗）不能发表的原因，大概已有收到罢？（只因事务略忙，对作者先生有许多问题，

无暇详谈，那是事实。）难道罗先生反对「打成一片」吗？

第四，「然而这伪善的面具终给无情的事实脱下来了」，这句话可不是玩儿意！说重一点，星洲有些（有些二字，已经有好几个了）编者，总是骗人过日子似的，不过读者当然是有眼光的。

第五，收了附邮票的稿件，不登也不退回的事，其他编者，我没有问过，我不敢胡说，在本栏，明白地地址的总有退回。如已发表，我且同稿费单一同寄去。间有一些投稿者，一时没有写明是谁的邮票，只得留在抽屉里，可是没有拿来换钱「饮啡咖」。其次，照罗先生日前的来稿，嘱咐我如不要，「日内寄回」，这实在是做不到的事。有时稿子太多，当然不能所有来稿一时都可阅完，且可刊载的文章，还须按着时间性分配。要即刻寄还（那样宝贵！），最好不要寄出，因为彼此免得麻烦。

最后，编者答复上述问题，是对罗先生的那篇文章本身而说的，因为罗先生有意见要在本栏发表，当然采纳，所谓「隐恶扬善」，是有碍于事实的。

（「星火」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

文词的修养

几年前，高尔基曾和名著「铁流」的作者绥拉非莫维支，有过一次论战。论战的中心便是「语言的洗练」这一问题。原因是绥拉非莫维支过分掩护了青年作家潘菲诺夫的滥用语汇，将不切合的，拖泥带水令人难以了解的方言怪词，大量用在作品里，就是『静静的顿河』和『布罗斯基』也有同样的现象。自然，高尔基的意思，并非叫人不用方言，或创造新的词汇，相反地，他是要人洗练语言，从实生活中选取那最精炼的。潘菲诺夫的确在有些地方也曾做到了这一步，不过为了警防助长文化的低落，高尔基才大声疾呼起来。

这次论争的结果，不用说是高尔基的理论正确。于是由于这结论，使得苏联作家不敢粗制滥造，在以后的一两年中，作家都埋头于自己作品的修炼，不敢轻易拿出来出版。这种文词的修炼运动，实在必需。最重要的，是他纠正了改革后文艺作品趋向粗野的和标语口号式的，徒使文学下降的倾向。

在另一方面，高尔基又曾指出青年作家：千万不要以美丽的词藻，伤害了作品的本身。因为：文词的洗练固然重要，可是却不是过度的夸张，而陷于「唯美的」境界，那只是外形的美吧了。

高尔基氏正式承认，他在『二十六男和一女』中将大炉装错了地方，而经过契诃夫的指示，他才改正了的。其实，高尔基将

自己亲身做的工作经验写在作品中，为什么还有错误呢？难道契诃夫会比高尔基自己还要深切地了解那地窖似的烘面包的地方吗？不，那只是因为高尔基为了描写的便利和美丽竟一时把火炉装错了位置。

除了这，托尔斯泰，柯路连科等作家，都曾指示过高尔基作品中文法错误的地方。

在中国，更有着这种现象：一方面因为方块字的限制，普通读过七八年书的还不能写一篇通顺的文章；（只要以一个读英文书的人来比便可以知道，五号六号可以写简单的信，然而中国五六年级的学生呢？）而文艺描写，更加难谈。所以要产生一个运用中文的作家，实在比外国困难数倍。

高尔基又说要多储用语汇。语言是活的，文字却是死的，将语言用文字来表现，往往变成死板板的，而要使语言「再活」在作品中，必需大量的语汇。

在我们这贫弱的文艺圈，作者往往忽视了语言的洗炼，甚且也不注意文法的组织。我们如要提高文化水准，就必须遵照高尔基的名言做去，努力于语言的洗练；因为这样，才可以使文艺作品有了形象性，有了足使读者接受的「感应性」。

自然，更不要忘记了契诃夫说的「大狗叫，小狗也得叫」的理论，多多从事创作。

六日头昏，匍伏于箱上写

（星洲日报「文艺」·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

写作「父与子」的前前后后

业余话剧界联合公演，自从流产之后，我虽然有点纳罕，然而倒也私自庆幸，借此认识了几位朋友，所谓「悬崖勒马」，犹未晚也。否则事情做下去，终于真假汉奸（？）闹不清楚，真的被称为「汉奸」，倒有点吃不消。毅然从「急流」中「勇退」下来，这正是「明哲保身之道」，也正是「天下太平」之道。然而，我总是一个青年，朋友还得要的，戏剧还得干的。因此，当耶鲁兄要我写一个剧本给「华中」时，也就贸然答应下来。

我并不是一个剧作家，剧本虽然写过，可是多少是急就章，为应临时需要而写的，因此免不了许多缺陷。这一次的「父与子」也同样，所幸在写前稍稍想了一下，鉴于已往剧本角色个性的模糊，特别在性格方面，费了一点功夫，因此每一句对白，都曾经考虑过一下。在事先就将几个人物的性格写好，然后碰到后面对话中自己有疑问时，马上翻开自己订立的简表，来对照一下可否适用。如果不适用，便马上革除。因此总算是尽自己的能力将剧中人「性格化」了。

在角色的中间，我特别爱黄海萍。为什么呢？我觉得他活鲜地生长在我们的环境里，生在我的朋友中，甚至生在「我」里。我虽然爱他（为了他有热情），可是仍然用扬波这一脚色纠正了他，代表了正确的一面。为的是怕在观众中获得反印象，所以强

调了「扬波」这一角色。而且从扬波的口中说出要他生的话来。因此，黄海萍还是不死的。

我希望演黄海萍这一角色的人，能够透视这一点。

再说关于朱天洪，我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将他衬托出来的。不过，我很害怕演员把他演成文明戏的小丑，我恳请千万不要那样做。

如果要我作「自我批判」的话，那么，我可以这样说，结局的地方太草率，紧张的高潮因为草率以致不能紧紧地把握着，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不过，最近却正在打算加以修正，想使演出时不觉得收束得太快。同时，在另一方面，我觉得因为欲使剧情曲折，所以在对话中转了很多弯，原为了演出效果，但也许太冗长了，我觉得。

不过，我写这剧的中心是将每个场面（除了最后）都是建筑在两个脚色，两种个性，两种不平衡的力量之上。这样，我把斗争放在内心和不可见的冲突中，直到最后。这是一种近于契诃夫式的手法。可是契诃夫用在忧伤和哀愁里，而我却把它用在积极的方面。（虽然，用来不甚好）

写完了一看，糟了，这正犯了当地的大忌。因为此地很多人都说：「单是对对话，这成什么戏？」连剧界同人也以不插入歌曲为憾。而我这剧本却是连打架（最后只有一点）也不够好看，未免大煞风景。这话我很承认。不过，如果话剧一定要有歌曲的话，那末，我想我们还是放开话剧的好。无论莎士比亚、易卜生，并没有在剧中插入歌曲，可是都是异常有效果的。自然，我在这儿提莎士比亚、易卜生，绝不敢有所比拟，不过拿来为范吧了。同时，我也并不反对剧中插入歌曲，如果这是必要而又有宣传效果的时候。但得记着一事，我们应该记着，我们应该将话剧从当地流行的「××歌舞团」的滑稽歌剧（？）中解放出来。

在这方面，我承认这剧本的拙劣，沉闷和我的无能。

但在另一方面，我还得向读者宣说几句。这剧本既是为华侨中学写的，而华中又没有女生，所以不得已，只用了一个妹妹。否则，我是想用几个日本女间谍来迷惑汉奸的（那一来观众或可满足）。然而，事实既不可能，而经我再思之后，认为无此必要，也就割爱了。

亲爱的读者们！演员们！我所要说的已经完了。但我相信免不了「主观」，所以正确的批判，还得留待于你们。

再会，舞台上见！

（「星火」·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戏剧运动者应有的态度

戏剧是艺术各部门中最艰深的一种。一方面在剧本中要长以对白来表现一事实，表现每个脚色的性格，他方面在演出时更综合了各种艺术的特质和效能，在集体的努力下才能完成了真正的演戏艺术。这是至为明显的事。而戏剧艺术所以能够从古希腊的合唱，舞蹈，进展到现代的戏剧，也完全是配合着社会进化，从封建的，到二十世纪的，从个人的到集体的原故。

然而，在我们马来亚，戏剧还一直存在于封建意识形态里，戏剧运动者也有些并未能认清戏剧艺术是集体的这一契机，把戏剧运动当做一种广告的工具，或当做个人的私产，此外更有少数的人竟想以个人的力量来从事戏剧（？）。

这种现象将造成怎样的结果呢？一方面俗化了演剧艺术，他方面更破坏了演剧，阻止了戏剧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目前需要正确地，尽量地利用这演剧的武器的时候，每个戏剧运动者应该去掉其成见，共同站在救亡的统一战线上效力。星洲的联合公演便是在这一课题下成立的。可是，不幸，联合公演却终于瓦解了。推其原因，据传紫曦先生说是为了「联合公演」，确似乎是与星华筹赈会相颉抗的举动。」又「不愿说」，而终于说出了「联合公演委员会有破坏统一的汉奸行动。」（见紫曦先生的「联合公演的组织与解体」一文）又为了「办事人不负责任」，

非法召集会议，更加以最后的肯定曰：「联合公演所以失败，还要归结总务部和剧务部的不负责任」。（上引用语均见紫曦先生的『代邮』，致棠影先生的信。）

我们对于紫曦先生的这种检讨的动机自然非常赞同，因为一件事的失败是特别需要「自我批判」的，可是我们若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这一次事件的经过，再来看傅先生的文章，实在不无遗憾。第一，傅先生在「联合公演的组织与解体」一文中除了申述「我」（即傅先生自己，因全文太长，为了节省篇幅，不在这里引录，读者请参阅原文）的正确外，更指一切参加团体（傅先生除外）有汉奸行动；（因为在大世界公演是公演委员会——傅先生误为非法之联席会议——全体追认议决的。）这种态度，我们实在不敢苟同。如果傅先生无法指出「汉奸」（？）的证据，而傅先生又是一个戏剧运动者；也是参加「联合公演」的负责人，那末这不得不认为有欠「冷静客观」的态度，且有「含血喷人」之嫌。

第二，傅先生认为联合公演所以失败，要由总务部，剧务部负责。查总务部是工商校友会，养正校友会，剧务部是业余话剧社，爱同校友会，他们这四个团体是否负责，最好请他们自己来声明。不过，退一步说，傅先生说的果真完全无误，但也应该以其自身的力量来推动，不必到解体后「疾言厉色」地骂倒一切人吧！（何况事实也不尽然？）

由此，我们即虽相信傅先生有「虚心一点，承认自己的错误」的诚意，且「愿意接受正确的批判」，然而，在骂了参加团体为汉奸，派定几个团体为『不负责』后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实在无法相信。

关于苏棠影先生的文章，我们遗憾的是未能科学地剖白事实，指出谁是真正的破坏者来，也许是由于篇幅所限吧！不过无

论怎样说，苏棠影先生的文章，绝未抹煞一切答复，骂人做汉奸吧！

我们这刚在启蒙的马来亚戏剧运动，象傅紫曦这样的态度，我们相信不是一个戏剧的运动者所应具有。

而我们更应该平心静气讨论我们的工作，检讨我们的工作。尤其要足踏实地干出一点真正的成绩来，在集体中，求戏剧艺术的建立。否则我们相信一定是「此路不通，」只是几个戴假面具的英雄自充好汉在演几幕「打武」的独脚戏吧了。

最后，对于那真正的破坏者，我们除了请其觉悟外，只有引用高尔基的两句名言：敌人如果不投降，就消灭他——

但在统一的今日，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敌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现代戏剧」第二期）



由金丁先生要罵人说起

金丁先生是中国的前进作家。据他最近的文中称述，跟鲁迅先生曾相过从，而且有过实感的认识，而且要骂那些「做了他的朋友，到后又做了他敌人的人」。难怪汪先生目前的文章无所不骂。想来这些被骂的人都是曾经向敌人摇过尾巴，破坏统一战线的人。

南洋需要鲁迅，而鲁迅精神的继续者便是金丁先生。我们很荣幸能够在这儿和金丁先生有一次讨论。

金丁先生的文章，散见于星洲各报，理论、演说辞、书信、小说、批评……，真是不胜枚举。我们得首先道歉，象我们这批花费时间在马路上的人还未能窥全豹。现在只想和金丁先生谈谈关于戏剧批评的问题。但在未触及本题之前，得先告罪讲几句题外的话，想来不是无谓的。

说来已经有好些时候了；确实的日子已经忘记，但隐约地记得是在东战场的炮火非常剧烈，不少文化人由香港而武汉而前线做工作的当儿，我们的青年作家汪金丁先生适逢其会地跑到南洋来，并曾受到南岛一班青年人热烈的欢迎。

这以后汪先生便不断地从事文化活动，特别是写作方面，直接间接推动了文化，负起领导青年的职责。举凡文学、政治、党派、青年、艺术……，一切部门都有论著。这在文化贫乏的南

洋，不啻是注下了兴奋剂。

金丁先生在「展开马华戏剧运动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说：『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只是空谈』。然而金丁先生来南洋不到几天便开始发表关于南洋救国的理论。这大概是他理论的实践吧！金丁先生远在太平，却批评星加坡的青年都由积极转到消极了，等到有人告诉他这不是事实时，他却说别人不懂星加坡，这怕也是金丁先生理论的实践。

这一次，金丁先生在欢迎马华巡回剧团的集会上，发表了他的戏剧运动的意见。我们很想向金丁先生请教一下。第一，金丁先生说：「从戏剧的原则上说，一定不允许某个人特别好，某个人特别坏。」金丁先生是站在戏剧理论上讲的，我们不妨先来说明一下整个剧场和演员的关系。戏剧演出的优劣首先是那规定的意旨（即主题）有没有被演出，有没有被演得好，而导演便是将一切综合起来，表演这意旨给观众看的人。但是直接显示给观众的不是导演而是演员。因此，演员的艺术在现代特别被重视，尤其是苏联，为了这一件事，最有名的梅耶和德剧场都被解散了。演员演的是全部戏剧，这是一点也没有错误，可是要限制一个演员的天才的发展，这不啻是杀害了话剧艺术，阻止了话剧艺术的前进。苏联为什么有许多演员得到人民艺术家的勋章呢？难道是他们演得不好不坏吗？我想谁也会说一个「不」字的。然而，我们的金丁先生却不但要演员演得不要特别坏（这点当然为我们所同意），还警告演员不要演得特别好，这种理论发展的极致，一定会和梅氏构成派限制演员的理论差不多。我们要各种脚色演得好，但不得阻止其中某演员演得特别好，而演员的好坏也绝不是舞台位置的变动所可以做成，金丁先生把演员和导演的职责混为一谈了。

第二，我们要谈谈戏剧的大众化问题。金丁先生关于这一点

讲得很笼统。他指出大众化主要的是内容，可是内容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如金丁先生举例「托儿所」……等的名词不要用，或是为了表演者与所表演的角色相吻合而向大众学习就叫做大众化呢？我们同意内容的大众化，可是这内容的大众化绝不是如金丁先生所说的那样摸不着边际。我们知道戏剧是有着两部份的配合的，一种是脚本，另一种是演出。前者的内容是指脚本的主题、故事……等，而后者的内容则是演出的整个方法（不是方式）。这二者综合起来，便是整个戏剧的内容。而这二者中，尤以前者为决定的因素，可是金丁先生只叫演员大众化，「向大众学习」，「与所演的脚色相吻合」。金丁先生把表演的技术当做了戏剧的内容，难怪金丁先生把演员的生活大众化当做了戏剧本身的大众化。（这两者的关系是有的，但绝不可混为一谈。）金丁先生又说：「大众的内容是由不同的生活所决定。」这种理论，更难令人了解。大众的生活虽然互异，但大众化是有一个准绳的。照金丁先生这样说是不是要由生活的不同来「决定」大众化的内容呢？这样势必有着各式各样的大众化了。我们相信大众化的内容是「包括」了各种生活的大众。但大众「化」绝不会由「生活」来「决定」，大众就是大多数的群众。

第三，关于演剧的发音，金丁先生说要注意说话的段落性，把低音、中音、高音运用自如。其实戏剧的发音并不能象合唱那样分成高音、中音、次中音和低音以及其他，同时也并不能用拍节器来衡量的。可是，金丁先生却曾用表去测量过人家的演出，并且肯定为比那最适当的速度快了六倍。不多不少恰好六倍，这，如果不是金丁先生有点超人的计算法，一定是因为金丁先生想把一切都弄成机械。读词要能合乎剧情，有节奏，有格调，有高低抑扬，有长短快慢；可是绝不可以机械的规定。因为戏剧是活人的艺术，不是机械的艺术。

第四，关于布景灯光，我们当然尽力求其进展，可是如果把布景当做最重要的戏剧要素，恐怕也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理论。英国的戈登克雷，曾经专门研究布景，发明他的学说，可是他的学说能不能施行呢？就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子吧！怕已因为他们只注重到技术的美（包括了布景）；所以那一次演出连导演本身的自我批判也承认是失败。不知道金丁先生有没有留意到那一次上海剧界同人的批判。

第五，我们要谈一点关于戏剧批评了。我们应大胆地讲一句，金丁先生如果不是有着别种企图，至少对戏剧运动没有站在批评者应有的善意的立场上。金丁先生举「业余戏团」（大概是因为金丁先生忙于著述，一时疏于笔墨，查星洲并无业余戏团这一团体）演的「春回来了」为例，其实是不对的。且不说星洲剧坛是否可以「春回来了」为代表，即在业余话剧社本身，也不能以「春回来了」做代表的演出。而且据笔者所知道的，该社这一次的演出是社员的联谊，并不是公开的演出。批评当然是需要的，可是金丁先生却把这一现象的突击做为代表的举例，在「展开马华戏剧运动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借以示范，做为论证的根据，我们不敢同意。而理论家应该知道突击那现象，触及那典型的现实，否则怕和瞎子摸了象的一只腿便以为瞭解象差不多。金丁先生又说不能把剧词和动作配合一致，可惜并未举出例子。最后，金丁先生挖苦地讲出读词句比最适当速度快了六倍的话来。这不像金丁先生这一个曾经和鲁迅先生有过从的人所说的话。金丁先生应该善意地指出，然而并不，大概演这出戏的人是敌人吧！最后还得要说的金丁先生并没有看过原剧。他自称是「大致都可以从头背诵到了」，可是，我们得向金丁先生提示一句，这出「春回来了」，并不是金丁先生所演的「回春之曲」。第一幕固已改了许多，而第二幕却是该社剧务部负责改写的。因此，金丁先生的批

评算是落了空。做一个批评者不从现象的本质和典型现实来论断，甚且连带有的一点材料也不完全瞭解，这大概也是自命为鲁迅精神继承者的特种手法。

南洋戏剧运动刚在启蒙期，它目下正遭受各种压力和阻碍，它需要的不是躲在家里写文章，今天说你不对，明天说他不对的人。不参加实际戏剧活动，不了解这里的特殊环境，甚至连现实也不想去冷静的观察，这种批评家的产生，大概不是我们剧坛所需要的。

然而金丁先生是与鲁迅先生有过过从的人，又是青年指导者，又是作家，而且又承继了鲁迅精神，区区如我，还有什么可以说呢？

.....

但我仍希望金丁和一切的朋友们以堂堂的风度来教训我，庶几不变成金丁先生的敌人。

（晨星，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十八日）

谈剧评

刚来星洲时，为几个朋友拉去看某社团上演话剧。是一出什么样的话剧，已经忘了。可惜我终于没有勇气看完，我觉得如果是话剧，我宁愿一辈子不看戏剧。总之，我不但不高兴，而且有点愤怒，尽量抨击它，觉得自己所爱好的东西受了侮辱。

可是，如今想来，这念头不免有点孩子气，而且也有点过分。原因是我把上海戏剧艺术，不，东京戏剧艺术的水准拿来星加坡用了。最近，有一位先生批评业余的「春回来了」的非公开演出，我看也是一样。

没有参加戏剧生活的人，不知道戏剧演出的困难。一出戏剧的演出，不比写一篇文章那样容易，不，难得多。这里，动员了各种人手，「包括导演，演员，一切技术人员」，单是时间讲，假使一出戏排演十次（星加坡的话剧排练往往在十次以下，这实在是亟应纠正的事，实际上，一出戏排演十次，经已称算太少了），演员是五个人，加上导演一共是六个人，每次排演时间以一点钟计算；那么，一个人所花时间是十个钟头，六个人总共便是六十个钟头，再加上材料人材以及公演时事务的忙碌，合计起来，不会在一百二十个钟点以下。这样算法，虽然有点机械，可是由此是可以说明写一篇文章，是怎样也比不上一出戏剧演出的艰难了。（文学作品中也有经过极长时间才完成的，这儿是以一般

为例)

我们要批评戏剧，应该首先瞭解戏剧的特殊性，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其次，我们得参加戏剧生活，否则恐怕并不能使得批评切实，而成为行动的指针。

例如我们说，星加坡演的话剧简直是胡闹，演员乱叫一场。粗看起来，这是并没有错。可是，如果仔细一想，这种批评却未必切实。星加坡的话剧诚然是乱来，可是为什么会乱来，我们应该怎样纠正这乱来呢？这都成了问题。如果把上述两点一概抹煞，或不加以瞭解，只强调它的坏，结果怕只有「取消」话剧吧！

在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马来亚文化太落后了，落后得使人难耐，特别是话剧，比中国差得太远。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人注意过，有着绝大的决心想在这里建立话剧的人太少。虽欢喜话剧的青年倒很多；可是他们的爱好只是一时，因此，并不能造成一种力量。

在另一方面，懂得戏剧的人也还有几个；然而往往只站在一边批评，而最多的却是那些直接间接忽视话剧，阻碍话剧艺术发展的人，那大概因为马来亚是商业社会的原故。

对于话剧，马来亚算是一块不毛的处女地。要想在这地方马上能见大树，终究是不可能的。有谁见过今天刚下种子，明天便生长大树呢？文化更是如此，没有一点遗产，要创造，在倏忽之间有所建立，这种「突变」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想到一个拓荒者的艰苦，他用尽所有的血汗，然而，结果，有的在春天没有来到他便死了。记得在东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白色的处女地」，描写一班垦荒的人是怎么吃尽千辛万苦地工作。……

我们今天在马来亚从事戏剧的人，应该也是如此，所谓「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当然，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们这里没有一点遗产；完全凭着一己的努力来独创，且别说演员，灯光、化装、装置，那怕是一件小道具，也得亲手制造。

我们的演员，工作人员，又往往是忙得一塌糊涂的。他们有的有繁重的职业；有的还是学生，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研究戏剧，他们只能把戏剧当做业余的工作。

在客观环境上，我们没有较好的舞台，我们没有示范的演出，西人业余虽然演得还好，可是我们却很少机会去看，而一般演员并不想从电影中学习。实际上，这二种离开我们的生活习惯实在太远，演员一时还学不到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戏剧运动是多么可怜，并且是在怎样艰苦的形态下展开。

对于这班正在学走的婴儿，大概即虽丑陋些也不必大声呵责，或予以鞭答吧！

我诚恳地希望戏剧批评者注意这一点。

（「电影与戏剧」·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

我的吁请

在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代表大会；准备建立统一领导机关的今日，我以一个戏剧工作者的资格，要发表一点意见。不用说，首先我得表示拥护，竭诚地拥护。

我并不是一个戏剧家，可是我已决定贡献我最大的努力给戏剧。在今日，我不仅爱戏剧的表现现实人生，指导人生的有力的方法，更爱它是一件宣传救亡；帮助争取中华民族自由独立的武器，因此，今日我们从事戏剧运动不仅是为了艺术，更为了服务于民族。这是每一个戏剧运动者的目标。

在我们后方的南洋，戏剧运动自然不能例外，而实际上，是已经负起救亡；唤起民众的重责了。传遍南洋到处都听到演剧筹赈，演剧报效的事。如果统计起来，这怕是一个最为可观的数目，许多地方的筹赈会都经常地用演剧来筹款。由此看来，戏剧的确尽了莫大的责位。

筹赈在南洋救亡工作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而演剧却又在这最重要的工作中尽了最大的力量，其重要也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直到今日止，我们南洋还流行着一种对戏剧的不正确观念。直到今日止，一班人还以为演剧只能筹赈，只是筹赈的工具而已。我们不得不阐明戏剧在抗战中的最高效能。

演剧固然是可以帮助筹赈，可是它最大的任务还是在宣传救

亡；而宣传救亡，也正是帮助筹赈。这句话怎么讲呢？我们知道，要胞侨加紧筹赈工作，首先得使侨胞明瞭中国持久抗战的意义，加强最后胜利的信念；增高每一事态的深刻认识和分析，这一切是极须注意的工作；而这一工作就完全在乎宣传了。宣传的方法很多，有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图画宣传，可是其中最有力量的却是演剧，因为他具备了口头（对白），文字（剧本），图画（形象）……等宣传要素。一出好的戏剧是可以感动全场观众，使其永远不忘，积极奋起。因此，如果能把戏剧做成宣传救亡的武器；这对于筹赈是有莫大关系的。救亡戏剧当然对于筹赈工作有着莫大的帮助。

在中国，戏剧运动已经推进到各地，负起宣传救亡的责任了。在城市，在山芭，都在做着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帮助军事政治的工作，可是在我们南洋却只做到帮助筹赈的地步，这不得不是遗憾的事。

戏剧既然把各种各样的形象表现给观众看，这就比一篇演说，一篇宣言，是更有力的。在筹赈工作上讲，如果有好戏可看，观众一定会大量增加，筹款一定会加多，这比买票只为了捐款，并不看戏的情形不同：

（一）他不仅是为了出钱而且是为了看戏而来；

（二）他接受了宣传。

这种影响是不待解释的。自然，我们还须要说明的便是所谓救亡戏剧，并不是千篇一律，台上必须日本兵出现，结果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唱「义勇军进行曲」闭幕。真正的救亡戏剧是在用潜伏的力量，感动人心。

以戏剧为宣传的已有不少戏剧运动者在干着了，象马华巡回剧团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但是我们要深入的展开，扩大到南洋每个角落，请各地筹赈会加以重视，把它做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对戏剧运动也有着许多误会，以为演剧会破坏民族感情。其实我们是最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的戏剧当然也是作为吁求和平而出现的呼声，这一点要请侨胞对其详加解释的。

此外，努力戏剧的人也得作自我检讨，勿使今后的救亡戏剧沦于「口号」型。

最后，我竭诚地希望此次大会通过一议案，那便是：「各地筹赈会在宣传部之下设戏剧股专司演剧，宣传救亡事宜。」

其余的，我想还是让别人说的好。

（南洋周刊十四期·一九三八年）



逃难作家

抗战爆发后，中国文化人为了援助抗战，曾经有计划地出发到内地，以推动文化为职志。我们这南洋也很荣幸，有一批进步的文化人来开拓文化。这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对于马华文化贡献不小。这只要看一年来马华文坛突飞突进的现象便可以知道。

可是这次却有一个例外。有些来自中国的文化人，与其说是来开拓文化，不如说是逃难的好。自然，中国到处有火药气，小则有饿饭之虞，大则有生命危险，这也难怪，古语说得好：「蚂蚁尚且贪生」；何况乎人？又何况乎知识高人一等的文化人，作家？

这班文化人一来到南洋，便大为高兴，认为这儿的确是块安乐土，至少安安稳稳的生活是有办法的。如果高兴写点慷慨激昂的文章，还可以博得美名；又何乐而不为？此中国文化人所以逐渐多来南洋也。这种作家大小，各有各的本领，都担任了文坛重要的角色，为南洋文坛生色不少。

我们相信，逃难南来的人也并不是没有用，至少将来这儿会产生一种「逃难文学」吧，我想。

对于这些作家，当然可以直呼之为「逃难作家」，因为是逃难而来，自然是以安居乐业为生活前提，于是，「有奶便是娘」，就这样开始过起创作生活来。

一提到写作，因为在中国看过炮火，或者听过炮声，有时也现出颇为激昂的论调。按其实际，实在是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只是戴起鬼脸来，借以掩盖着自己的尴尬相吧了。但这种现象还是少数，最多的是带来了腐烂之气，认为南洋并不坏，既然可以过着与中国抗战完全无关的生活，那么，自然要使南洋文化不要跑得太前进，免得职业动摇。于是露出一脸摇尾乞怜的「狗相」，或者更把在国内不能表现的颓废生活，公开地在此地表露出来。这便是这群逃难作家的写作生活。

中国抗战愈久，一些动摇分子都会感到失望，如果有可能，一定都跑到我们南洋来吧！然而他们带来的是甚么呢？恐怕不是推动力而是糜烂菌吧！写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但是抗战以来来南洋的并不是没有对南洋文化有功迹的。那么，对于他们，我这话算是多余了。

不过我希望我们大家有点警惕性，免得上了「作家美名」的当。

（南洋周刊第廿二期）

第三辑

(散文、报告)



田汉素描

大概是在十年前吧！如今想起来已经很模糊了。我那时是在一个小城市里读书。由于新文化的澎湃，在我们青年的心里，充满了对于文坛人物的憧憬，一面仰慕他们，一面便想着走那同一条道路。

那时，南国社的戏剧运动正弥漫了全中国，无数的青年，正在追求着浪漫主义的陶醉，感伤地叫着：「如今桃花也谢了，我也该走了」……；或是渴望着「约翰的头」。同时苏州夜活的人道主义的老画家的故事，湖上的悲剧的男女罗曼司，几乎使社会的青年疯狂了。

不用说，我们也是一样，争相传传说那种新兴的，废除了平面写实布景而代以象征布条布景的新剧。（如今想来，那是何等幼稚啊！）于是在一个游艺会里，我们便演出了「苏州夜话」。听说这剧在当时还获得一点成功（我演的角色却失败得一塌糊涂）。过后想来，这并不是什么成功，不过是因为那新生的反封建，非战的力量激动了观众吧了。

自此以后，我们便很注意到这一位努力戏剧运动的田汉先生了。

不久我们却得了一个机会看见了他。那是他偶然旅行到我们那个小城市里。他是为什么去的，如今也记不起了。

我们在一个小教室里用我们组织的戏剧研究会的名义招待了他，在主席略说了几句介绍词之后，他便走上台来，开始用低沉的话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原来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许多关于戏剧的问题，如：戏剧是什么？话剧与京剧有什么不同？怎样努力话剧？……等等，请他答复。

于是他开始讲话了。他用的是一种不相连贯的，不漂亮的国语，声调还夹杂着一二四川口音。他并没有将我们的问题完全答复，只略略说了一点。最后，他说这些问题答复起来要花很多的时间，留待将来吧。

田汉的态度是很沉默的，他平静的语调说明了他是一个学者，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活泼，英雄。长脸，下颚微微突出，眼睛是聪慧的，上面盖着两笔清秀的眉毛。这就足够描画出他的一切了。他穿一身藏青色西装，与一切平常的人一样，领前系一条黑色的领带，是那样文雅，富有书生气概。

会散后，他微微点了点头便在掌声中走下来了。

当晚学校里举行一个同乐会，为了大家的请求，于是他唱了「四郎探母」。本来只是应我们的请求，但是他愈唱愈有劲，便唱了全本，原来田汉对于京戏是非常嗜爱的。

这一次田汉留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温和的文士吧了。

两年以后我到上海去读书了。曾由朋友的介绍去看过他几次。他的生活是异常紧张的，不断地有人在他的屋子里，和他谈话。在有几次的会议上，我听到他的有力的演说了。那时，他已由个人的浪漫主义走向大众中。

他写了好多剧本，常常在非常急迫之中写出来的。确切的说，在闲暇的场合他倒反写不出什么。他又写了不少电影剧本，所有的电影公司抢着要他的。同时，更有不少人要他介绍剧本到电影公司里去。

田汉是有才能的人，无疑的，他在中国戏剧运动史上占最重要的一页。可是为了他是从个人的浪漫主义蜕变而来，仍然带着不少英雄气氛，在他作品中（即以洪水而论）仍然脱不了智识份子的气味。同时他的私生活也非常糜烂，（他曾同不少女人发生关系）喝酒，唱戏；脱不了享乐的根性。

不过，田汉总算是希望有希望的一个；他有着他的时代，但愿他更健全起来。

（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晨星」）



人物剪影

青年作家

我认识一位作家，这未始不是我的光荣，正如「我的朋友胡适之」似地，可以夸耀一下。可是这位作家虽然作过几篇杂文，在某时的上海文坛上小有其名，但究竟没有什么大了不得；虽然他有着一股作家的气概。

我称他作家，那是因为某一次他曾参加过作家××会，也曾签过几次名在文艺集团的宣言上。「作家」的荣誉在中国本没有定限，用在这里自然没有什么关系。

五年前，作家那时还在大学里读书。他读的是哲学，但不知怎地欢喜起文学来。于是他开始写了些小诗投到报纸副刊上去，（你知道，青年人总不免有着诗情的）可是没有录取。作家很忧鬱。于是为了满足自己底发表欲，便在学校里的揭示处办起一种壁报来。

纠合了几个同志；他自任主笔，由于艺术的天才，他们的壁报倒很美观。不过，那内容却不能引动观众，为的是当时作家正沈醉在徐志摩式的诗里。因此，他非常愤怒，和另一主张新兴文学的壁报对立起来，每天打着笔墨官司。结果在不承认理屈之后，报告了校长，于是另一壁报被取消了。只有他主办的壁报，

巍然独存。这时，他为了报答校长的看重；便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校刊上，竭力赞赏校长的伟大。

但是；作家的文章却仍然没有出路。

不；幸运终于到了。当代的文坛的权威鲁迅先生竟被他找着；在他到处探访之后。

「于是，呐！」他每次谈到这事总要无限兴奋地说，一边眯动眼睛，搔搔头：「我就去见鲁迅先生了。他对于我最先很严肃，但后来却很和善。」

「我们通信，我写了一封和他讨论作品主题的信，他将复我的信发表在杂志之上，又长又好！」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用胜利的眼光看了听众一下：「你们知道，他是不轻易回人信的呢！」

这末着，因为鲁迅先生的信；他的名字便出现在报纸和小杂志上了。于是他将整个时间，用在和另一班作家的来往里；而他也立刻转变了，几天之内读完了「辩证法」；「新兴文学论」，「苏联文学论」以及卢那卡爾斯基，蒲列哈诺夫，佛理来……等人的书。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登文坛的方法，而且他已踏上了一步，是决不放弃的。

我们一定不会忘了，有一种人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仅是踏着一点板便可以登山、渡河，这正是具有阿拉伯骆驼本领的人物；而现在说的这一位作家便是这一类。

认识鲁迅，这是最好的一个初步；他开始知道文学还得注意「意识」。不久，他也能用新术语，而且也参加当时新兴的文艺团体。

于是作家正式成为作家了。在他的房间里来往的尽是一批新文化人，他也参加各种集会。在他的房间里放满了文学书，稿纸，和一些表明他是文学家的东西。他蓄了一头长发；衣服也完全成

为文学家的典型，颇有浪漫派的丰采。

当时文坛上正流行的是杂文，而作家也确能写几篇杂文，于是格外适合了。不久便成了小有名的人物，这时他真的认为文学就是杂文。

但是杂文终究是小道；他不久便感到文学的基础缺乏，便效法鲁迅先生到东京去。然而他学了一年日文；仍然读不懂初级读物。这原因是他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吃茶店里了，因为他相信文学家总必需有点罗曼斯的。象郭沫若不也有吗？

书桌上他只有几本鲁迅的杂文集如不三不四集之类。日文书却没有。他对人说，日本文要慢慢学才好。不，他终究是聪明人，不久在翻译杂志上便看到他的译文了。

这时，他拜访了郭沫若先生，于是他的口头语转变了：（那时恰恰鲁迅死了。）

「郭先生的功绩真伟大；不象鲁迅那样小气，没有政治头脑！」

他的确是懂得政治的，因为他曾参加过政治集团；所以可以尽力压抑他的朋友；因为他还是有地位的。

在不久前，郭沫若先生曾当众称赞他。

他的前途是极有希望的。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晨星」）

从军

第三次李华被陆军学校凶严的守卫兵拒绝了出来；她仍然没有气馁。不过，李华是个女界先锋，跟别的女人不同。

『喂！宪兵同志！请你给我转达一下，我要见校长，那怕三分钟……我有要紧的事情，只要三分钟。』

守卫兵是不错，不开口；就这便够了。

李华通不过这道木头关；木头关里有枪。

『我是有文件的啊！瞧，这儿有介绍信。』

没有用，终于还是被赶了出来。

然而，李华的心是不会死的，确是一个女界的先锋。在学校里运动好；学问好；先生同学都佩服她，大家称她为「将军」。现在，她是正在去做一个将军，为国防卫的。

李华是个女界先锋。女界先锋，应是和男人一样，做一点出人头地的事情的。这正是李华。第三次也还得到陆军学校找校长。那唯一统率大军的司令；将所有她满腔的热意告诉他，要求允许她入学。

.....。

（上缺一）李华回到那黝暗的小旅馆的房子里想着，又想着。

李华为隔壁一个女人唱小调着恼了，皱了皱眉头。

从千里外的北方赶来的，扬弃了学校，家庭，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孩，祇是为了救国，为了全国人民。

要救国，就得从军；空喊是没有用的，参加训练去！但是，又走不进去。

女人连从军也不行。

晚上到早上；早上再到晚上，李华还是没有想出方法来，是再做第四次的探问呢，还是找别的办法？——比方直接到政府去。

茶房带着一副鬼脸进来了；说是查房间，一个疲乏的着中山装的，进来奇妙地看了一下又走了。

接着，茶房第二次又跑了进来。

『先生！房钱！』

没有话说，一算就是一块五，李华的皮夹里只有一张钞票，

零带几个双毫子。

付过钱后，突然焦急了起来。

一天两天，已经一个礼拜了；这样待下去，怎么办呢？

『一钱逼死英雄汉』！

李华忘了在临行时跟章志英她们多拿点钱，她离开学校时，她们都说：

『李华，你是我们的伟大的先锋；我们要跟随着你！』

『你路费够了吗？不够我有！』

『不，钱是没有用的，一进了军事学校还要什么钱？』

『路上带点水果，还有你特别欢喜的樱桃糖，我送你点！』

李华没有拒绝，车上手提包里全堆满了樱桃糖和水果，从坐车一直吃到下车，还剩下称。

现在李华懊悔那时不该不收她们的经济上的帮助了。

李华走在街上。街上人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情。贴报处的壁报，大字，圈着红圈。

『某方又图进军』气冲上了李华的脑子。

又一个『学生运动愈趋激烈。』

『每个人应当准备打仗，——学生不必再游行，赶快参加军队，由政府训练去打仗』！李华想。

街的墙角处，有一个手执白布穿制服的人。

不是如李华所想的学校的宣传队；是『招兵』。

李华的心一跳。

她突然明白了。

第二天下午，她走出旅馆来，着一身学生服，头发剪得比男人还短。

『该成功了！』她着；心跳着……

她不认识那镜子里的英勇气慨的人物，简直是男人，花木兰

一定也是这样的，只是讲起话来的声音……

不过，那是可以训练起来的。

『女人不行吗？瞧！』

特别是男人走过她面前时，她按捺不下心跳，特别要盯他们一眼。

在她的手里，现在只剩有一小包要抛弃了的东西！那是几件女人的外衣，当补里不要的。另外是一把黄木小梳，一盒粉。那把梳子是她的好「朋友」素芬送给她的；她临走时，舍不得扔了，但是现在挺一挺胸，便不再记起那个了。

她走在河边，刚想扔到河里去的时候，却有一个野孩子瞧着她，仿佛看西洋景似的，只用小指头乱指。

桥上，有个人倚在那儿晒太阳，她怕他会疑心什么可疑的东西。

『等一下扔也是一样的。』

她便又走回来了。

那白的布旗老是在面前摇晃。

她仿佛骑着马，在操练着；把那些鬼子全杀干净了，只剩几个跪在马前。

她骑着马到她的同学面前，到她的父母面前。好不威风！

天渐渐黑下来，她还在河边踱着。

黑暗在墙角里画得特别重，仿佛有几个模糊的影子在蠢动。

「再会吧！以后是新生活开始！」

她拿出那扎好的小包往河里扔去。

突然，有一只手抓着她了。

『啊！』她吃了一惊。

在她面前的是两个兵士。

『你们干什么？』

两个兵士象木头，在她的旁边僵直地立着。

『到司令部去！』

『不！你们得说明白啊！我没有犯罪；我是要救国，投军』。

兵士不说话，强迫地拉了她。

『我没有错，你们为什么呢？』

『哼！现在汉奸很多在活动！』

三个人走在街上，三个男人，一个说着女人的声音。

『瞧！我有文件，是找军事学校的校长入学的！』

街上一群人嚷着。

『看女妖精啊！』

李华嘟着嘴，她不怕，因为她是女界先锋。司令部捉错了人，立刻会释放；或许更会帮助她实现志愿的。

但是她走的那条路却一直通到「看守所」里。

（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晨星」）

秘密的日本

沒有国籍的人

我们围坐在微弱的火炉旁，在冬天的一晚。

寒风敲打着单薄的纸窗，为了旅馆建筑的古旧，常常会因为大风便震动了整个板壁。当这时候，我们的谈话便往往中断了。

「你是不会想到的，吴君！」K君压低了声音向我说：「这世界是什么呢？……不，简直是一个结了冻的茶壶。不久，再澎涨起来便会裂的……。」

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你以为不是吗？茶壶的水已经完全结成冰了，但这个冰会不安于那狭窄的外围的。」

他微微地挥动了一下手，然后看了看火，又继续着说：

『我有一个朋友，……想起他来，我真痛苦，他的血仿佛涂在我的脸上一样，我不会忘了他。他有一颗刚毅的心，他的勇气是无限的，但是在一次不幸中却……。』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的脸没在黑暗里，我看不清楚。

『我们是偷出来的，从汉城，我们的护照上有自己的名字，有爸妈的名字，还有照片！』

我从他的手中接来一张摺好的纸，他展开了摊在席子上，于

是指这指那地说给我听，我为那密接的字和印章惊讶了。

『这是最平常的，我们必需带着它走，不管走到那里！密探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可以向我们要了看。』

κ君收了护照，又小心翼翼地藏到身上的衣袋里。

『唉！如今我靠着写文章生活，我很羞愧，我痛苦，为什么我不能供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帮助自己的民族复兴呢？』

他摇了摇头上的乱发，仿佛对自己异常痛恨，心里的不可抑止的火烧着了。

他的脸是姜黄色，显然是营养不良。缩在破衣服里的身体，有点佝偻，而且不健康。他是我不久刚认识的一个日本朋友。然而他不是日本人。

「那末你算不算是日本人呢？」

「我们是不被当做日本人的，然而在打仗，冲锋，我们却是日本人了。殖民满洲，不是我们的同胞做先锋吗？」

天色逐渐黯到只看见火炉中的微火了，于是我开了电灯。

『去吃饭吧！』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

『谢谢你的盛意，我很想吃饭，可是我没有功夫，我得走了。』

我知道他，没有坚决地挽留。

送他到旅馆门口，他拖起了木屐，微微打了一个招呼：

『今天说得话太简单呢！』袖着两手走了。

这以后我隔了许久也没有见着他，请人去打听，才知道，他遇到了不幸。

他是走向文艺圈外了。

（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廿三日「晨星」）

老吳

老吳，一个沉默的少年，在开一次会时和我认识了。以后我们便常在一起，研究文学，或是到『筑地』去看戏。

他的身体魁伟，正直、正象他那样的年龄所应有的一样，头发微分在两边，没有修剃的上唇微现有胡须。一身黑色的制服永远没有离过他的身体。他平日的姿态不笑也不气，跟冬天没有结冰的湖水差不多，平静，沉默。

那次认识是偶然的，在那次以前的会他并没有出席过，由于一个朋友的介绍，他参加了，但那朋友并没有来。他便一个人坐在食堂的角落，静听人发言，凝神看着人的姿态，仿佛没有这一个人一样。

开会后，食堂里只剩下狼籍的盘碗和折断了了的木箸。

外面正下着雪，街上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堆得白皑皑的。我为了没有带雨伞，正在踌躇着如何去搭电车，不知为什么他也迟去了一步。

我们互看了一下。

『……啊，雪！』他半象对我说的。

他看了看茫然的窗外，然后拿了伞慢慢地走去。

『哦！……没有事吗？』当他正要推门走出去时，转眼看见我还在这儿，于是说道：『不一道儿走吗？』

我做了一个感谢的应声，走到他的伞下。街上被雪压得非常沉寂，白色满铺在马路上，直蜿蜒到电车站的顶端，店面半掩了门，在另一半中可以看见伙计们搓着手，冻红了鼻头，向外张望。都市的居屋象丧葬的行列，盖上了白色的帏幔。

『还没有请问你尊姓？』在将近要到火车站的十字路口，他突然将侧在大衣领中的头转动了一下。

『哦！……象是在签到簿里见过了。』当我告诉他我的姓名后，他点了点头，将撑伞的手呵了一口气。然后他望着灰朦的前路，似乎现出踌躇的样子。

『你到我住处去坐坐吗？』他终于说了：『就在前面过去，三丁目！』

我拗不过这初次见面朋友的殷勤，终于随着他踏进了那泥泞的胡同。

他的住处是在一间简陋的日本人家的二楼，由于那过于简单的布置，可以知道屋主人是一个清贫的人。楼梯极为低矮，要不是主人报告要低下头，我准会碰到天花板的。

屋子里陈设极为简单；却异常整洁，书也是很少数的几本，除去日语课本；便是从夜市里用最低的廉价买来的杂乱书籍。

我们谈的祇是一些极普通的话，我所知道的只有：他是一个北方人，说是山东省籍，这之外；便是他欢喜社会科学，文学。

那一次的印象，是和一切初次见面的朋友一样，陌生，谈得并不起劲。

但，由于我在不久后搬家到他附近的地方，于是一次在食堂里遇见后他便常出现在我的屋子里了。这时我是更清楚地了解他了。他有着一颗青年人应有的热烈的心。他用一种北方人的固有的刚直气概，叫自己做老吴。

但在一天早上，他却带着忧鬱的神色走进我的屋子来找我。照常地，用热烈的欢迎对着他。但是我看见他眼睛里流露的不平常的表情了。

『……最近我不能到你这里来了，请你也不要到我那儿去！』

『因为，』他接着说：『公使馆里出了布告，禁止同中国人来往……』

『什么？』

他抱歉地给我解释说：

『对不起，我骗过你一次，我不当再骗你了。我是满洲国人。』他脸上混杂着抱歉和羞愧，特别讲到那名字时声音低弱得颤抖起来。

沉默。

『你瞧！那家伙……畜生！』他怨恨地说。

望过窗外，有一个黑外套的人正在蹀躞着走过电杆树下。

我突然明白起来。

（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廿六日「晨星」）

祖母和她的孙儿

夏夜。

璀璨的群星张着诡异的眼睛，亲吻矗立的年老的橡树。天空是一个浑圆的半球；显现着朦胧的蓝色。萤火虫环绕地飞行在芭蕉树的旁边。它象是胆怯于放射光明，只很短促地闪亮着。蚱蜢和蚯蚓在草丛中跳走着，叫着。空气是新鲜的牛奶，流漾着，又流漾着。

山麓的丛莽腾发出野生的藤花的芳香。小溪在岩石中纾缓地，潺潺地从山顶流下来，仿佛向谁低语。

「奶奶！你说爸爸后来怎样了呢？」

黑暗中，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小孩，追问着坐在他旁边槐树根上的老妇人。她的上身也是赤裸着，和黑暗结合在一起，分辨不清，只有那双眼睛，却和显亮的星星一样，刺穿了黑暗。

「哦！列诺沙！」她微微叫了一声，然后忧伤地说话了：

「就跟今天的夜晚一样，天上满是星星，树林是永远不说话的。只有蛇在地上溜走的声音，常常嗥叫的野兽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敛迹了。全山上人家都点着火把，不久山上便象有足蹄在上

面践踏着。

「你爸爸冲出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

「『妈妈！你不知道吗？』他答；映在火光中的脸显得通红！『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时候，××人把我们赶到山洞里，我们没有吃的，他们还要向我们讨租税！我们到那里去，逃到那里去呢？妈妈！

「『我有一杆土枪！』他接着说下去：『总可以打死他们一个的。我们要到街上去；冲到街上去，冲过那个有看守的山隘。我就要回来的。』倏地，他不见了。

「全山中响彻了呼哨，我赶到岩石上，然而已经见不到他，只有一群脚步声在远处山谷中回响着。

「我爬到山巅上，抓着一棵柏树向下看，我看见那儿也正有不少的妈妈，她们也倚着树看她们的儿子。

「我的眼睛没有昏花，看得很清楚，他们走过溪流，又走过那块悬岩，那为松树所遮蔽了的。……」

奶奶的瘦长的手臂茫然地指着，又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

「不久，有一个震动全山的呼喝声起来，我想不出是什么，我已经看不见他们了。他们象是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是枪声却发出了；多可怕的枪声啊！……里面还夹杂着和死挣扎的呼吼。……哦！神啊！起先只是几声，但接着便不断地响着了。我并不怕，我求告神，保佑他回来，做一个英雄，象古时候，我们的祖先一样，在枪上带着敌人的血。……」

「哦！谁都不知道，年青的列诺沙啊！我们的生活太苦了，成日躲在山上，魔鬼骗走了我的宝贝，不许我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上，他还说他是王呢！

「支那人也曾欺侮过我们，但是他们是和善的。魔鬼毕竟是

魔鬼啊！

「我们的英雄呢？你爸爸！他们是去杀魔鬼去了啊！

「黑暗中有火星飞射到四面，一夜全山在活动中，它象是刚刚吃饱了的野兽，扑跳起来了。不久便有欢呼声音响近来。我听见了，那正是爸爸，英伟的爸爸的声音。

「我跑到半山去迎他们，他们几乎将我冲倒。当他一发现是我，立刻拖了我：

「『妈妈！我今天多高兴，来叫你做妈妈啊！』

「他的腰刀上有深红的血，连他的腿上也染红了。

「于是跳午开始了，敲着鼓，吹着羚羊的号角；围着火，年青的男人，女人都跳着，我只是想笑，想笑……。」

夜是寂静的，微风吹着树叶，老妇人的话突然停止了。她象是在树林里看到了昔日跳舞的人群。小列诺沙便牵着她短的衣裙，用惶惑的眼睛看着她。

「夜过去了。」老妇人转过了头，她的杂乱的长发被掠在脑后：「但当黎明来的时候，不幸也来了！

「天空里飞来几只大鸟，真大，好利害啊！它飞过的地方都下了蛋。山都被轰炸开来。

「『我们怎么办呢？』大家害怕地说。

「『我们冲出去！』你爸爸喊着，挥着手向谷口跑，青年人都随着他。

「这时一排枪响了。魔鬼的军队出现在谷口了啊！」

老妇人的头突然倒落下来。

「他跌在山洞里了……。」

小溪的流水呜咽着，小列诺沙几乎哭出来。橡树将星星遮了，连芭蕉树旁的萤火虫也不知在什么时候飞走，到处是黑暗，重压着大地的黑暗。

「列诺沙啊！这是几年前，爸爸那时候服摩沙（Formosa）的事啊！现在我们是住在山洞里，再看不见太阳了。……」

老妇人叹息着。小列诺沙却恼怒地站了起来。

（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晨星」）



码头上

一、我将告诉你！

有谁见过，在码头上；无数的青年欢送他们的朋友上前线去？有谁见过，那送行的人们高呼着口号，唱着救亡的歌曲，并且唱了又唱，直到他们的声音嘶哑了的时候，也还是唱？有谁见过，只为了欢送一个团体，欢送那中间的一个人，大家融和在友爱里；只有一个纯真的念头，从两点钟站到四点钟，而这两个钟头又是风雨交加？

我将告诉你，朋友！当一个人为了争取大众的福利，而他又是一个勇敢的，认真的，热情的斗士的时候，他一定会受到这同样的待遇；在群众热烈的拥护中，他将永远生活在大众的记忆里，不被大众撇在一旁。

当他离开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难受得有时竟按捺不住，好象心里失去了一样什么东西，只感到有点空虚，然而也说不出实在的情形来。如果你是一个过分热情的人，也许你会流泪吧！或者你会背转了身，不让人看见你眼眶内的润湿，怕人家笑你。

不，我知道这是不会长久的；当你想到家园，想到敌人铁蹄下的国土；想到敌人铁蹄下的无数无辜被屠杀的大众，而他一一

被送的人；正是为了拯救他们而抱了牺牲的决心，愿意用尽最后一滴血汗。

你将不会悲哀；不会长期地沉浸在伤感里；你将握起拳头，让血液满身沸腾起来；嘴里叫出最有力的口号，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根深蒂固地生长在你的心里，那就是：

『抱着和他同样的意志，永迅地与敌人战斗！直到敌人被打倒的时候！』

瞧，你的眼瞳露出了光辉，这是一种不可屈服的光辉。

中华大众全起来了！

一、和一切码头同样的码头

和一切码头同样的码头；和一切轮船同样的轮船；并且，轮船上同样是乘客，码头上同样是送行的人。

然而今天，码头上站的不是欢送阔人的军警；也没有热闹的汽车喇叭的响声；只有一群青年，一群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为了送别他们的教师，不，他们的朋友，——洪先生随同『战地记者团』回国服务。他们来到了这码头；他们没有带着礼物，他们只带了满腔的热情，这热情象军器一样，武装了他们的先生。

洪先生，一个富有热情的青年；兴奋象云彩，布满在他脸上，即虽带着眼镜，那双有力的眼睛却在威严的颧骨上，发出光辉。

今天，他的头发没有经过梳理，蓬乱地散在头上；一件整洁的褐色上衣，象往常一样；只是挂在手臂上的雨衣和皮包；把他形成一个即将远行的旅客。

几个较亲近的朋友；环绕在他身边，低声地谈着话。

『为了留个纪念；我们来拍几个照！』不知是谁叫出了一句，于是一个半弧的行列形成了。一个青年早已站在远处准备着，几次扭动了摄影机的机关。

人们静静地拉着手，紧紧地，一张又一张，接着又散了开来！

『真想不到，洪先生要走了！』一个女孩子看了她身边的朋友一眼，『真是……。』

她的话没有说完，突然觉得鼻梁有点酸痛，眼睛红汪汪地。

『要是，要是洪先生不走多好啊！』穿红花衣服的女孩一半自言自语地说。她想起了她们的先生，那象哥哥似的笑和恳切的教诲的话，即虽他是责备人，也不会使人们心里难受的。

『然而，他现在是要走了！』轮船傍在岸边，这是一点也没有错的。

『我们不要忘记洪先生！我们要努力。』一个男孩子的尖锐的声音叫出了。

『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另一个接续了他的话。

『同学们！』一个瘦削面孔的青年叫起来：『现在洪先生就要离开我们走了，我们要洪先生给我们讲几句话！』

立刻，琐屑的谈话声停止了！

洪先生站在人群的前面，群众排成的长弓形，两端围绕着他，确象一双拥抱的手臂。

『同学们！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这一句话确象一个铁锤似地敲打上每个人的心，几个女孩子忍不住，用手巾擦起她们悲伤的眼睛来。

『我要离开你们，到战地去了！』听见有人啜泣。他们一想到如今站在面前的先生即将和他们分手，无数脆弱的心灵经不住这强烈的一箭。

『现在，我们是被敌人侵略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起应尽的救亡责任……。所以我决定参加「战地记者团」，要到前方去服务……。我不得不离开你们……。』一股难以压抑的热情使他中止了说话。

女孩啜泣的声音，在微风中飘扬着，他不禁红了眼睛。

『同学们！』他意识到不应该过度地伤感，于是用最大的力量，紧睁了眼睛，坚强地举起头，看着大家！『我们不应该流泪，这是不对的。为了救亡，我们不应该流泪；要坚强，用血肉誓死……和敌人拼命……争求最后的胜利！……』

大家静听着；甲板上的乘客看着这一奇怪的送行的行列，几个码头的送客也带着惊奇的样子走拢过来。

『我虽然离开了你们；可是校长和诸位先生一定会引导你们！……永远奋斗下去！』

被称为校长的人兴奋地看着他。

『你们要努力！努力！……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说话是终止了。接着是一片掌声。

『不要哭！不要哭！』校长对学生安慰说。

『同学们！我们来唱一支雄壮的歌鼓励洪先生！然后再请校长和其他几位先生演说！』

提议的青年叫起：「一、二、三」，挥着手，用足打在木板，按着节拍。

『义勇军进行曲』随着风播扬开来，起先是不协和的，中间夹杂着一些伤感的声调，可是不一会便汇成雄浑的力量了。

当歌声静止了后，那和善的校长，站立在群众的前面：

「大家不要哭，记着洪先生……的话……他是为救亡而去的！……他会传达给我们前方抗战最正确的消息……」

又是一片掌声，在空中激起了反响。

「同学们！我很难受，为了洪先生要离开我们……。我们要永远为了争求中华民族的自由与解放……。」演讲的人压抑不住情感，看着无数惜别的孩子，也激动出眼泪来！

「我们不要难受，……要象阿比西尼亚送别丈夫上战场的妇

女，只有坚强的心。」戴眼镜的青年沉着地说。

「记着洪先生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照他说的做去，就是大众的敌人！」着灰色上衣的青年激昂地叫着，他的脸是更现得苍白了。

「洪先生是去了，可是我们要在这里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一个同学鼓起最大的力量向大家演说。

「再唱一支『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真的，啜泣是停止了。

救亡歌一支又一支地唱着，洪先生握了每一个人的手，走上了扶梯。

几百只眼睛向着他致敬！

三、风雨中

阴霾的天空，落下霏霏的细雨，歌声在风中，雨中，仍然不断地唱着。

『回去吧！』站在甲板上的洪先生说。

但是谁也没有走，站在雨中，用力唱着救亡歌曲。倚在船栏上的西洋人被感动地俯听着这一群青年的心声。

大雨来了，但是大家仍然没有走！

鲜明的国旗出现在船栏上。

大家静止着，严肃地鞠躬。

『三民……主义……。』

庄严的国歌响了，没有一点杂声。只有一条声音，每个人都忘了一切，只觉得浑身发热，忘记了风，忘记了雨。

四点钟，汽笛拉出尖锐的叫声，几个工人起了缆，轮船移动起它笨重的身体。

大家追着船；跳着，扬着手巾；船上的人也扬着手巾。雨点仍落着，但是，他们沿着码头跑，避躲在货舱里的人也冲了出去。

一直等到船远去了；于是大家想着，想起自己的工作；想起不久就可以自由解放的乡土。

四 永远记着

同志！这是平凡的一幕，然而却是铭刻在你心上，使你记着，永远地记着！

——此文为纪念一位朋友赴战地而作
(「晨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



向朋友们告别

今天，我终于不得不离开这令我留恋的马来亚了。记起在马来亚的日子来，已经有两个半年头。虽然是短短的岁月，可是，我却认识了不少的朋友，并且追随着他们做了一些事。

然而，朋友们，我今天却不得不离开你们，回故乡去了。我怀念着故乡，我们是要以血肉来捍卫它，如今我正是以这一信念来投向它的怀抱。然而我仍然不会忘记你们。你们对于我的友情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它将保证我不断地向前。

我是要去了，然而我却不能和你们握别，甚至谈几句话也不可能。环境限制了我，我感到难受，感到愤懑。可是，朋友们！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征服环境。

我知道那些忘了本的人会把我们的离开，当做最痛快的事。因为，他们是缺少了许多障碍，可以为他们的主子效忠。

可是，朋友们，你们却关怀着我。用信任、热情的话语、甚至是眼泪来挽留我。在临行的前一晚，还有不少人企图把我留下，然而为了多种原因，我终于不得不走了。我不得不拭乾已经淌下的眼泪。

朋友们！当我初来马来亚时，并不是想来养养病，或是观光景色。只为一点小事而来的，可是却终于住下了。我发现这儿青

年不可多得的热情。他们如火的热情，鼓起了我最大的勇气，点燃了我的心。我记着他们正如记着我已往的经历一样。

两年半的生活足以使我长期地追怀，而在这短短的期间，我曾遇见不少用道学的脸掩盖了自己的罪恶的教育家；也曾碰见过不少不可一世的大编辑，借着提倡文化的美名，企图用种种的方法来毒害侨胞；我也曾碰见过一些阴险的汉奸份子，我也曾碰见过不少死抱着饭碗、说一句话也得看看东家面孔上的颜色的大人物……然而我仍然碰到不少可敬可爱的青年朋友，他们教育了我，鼓励了我。

我知道，这种不平衡的现象是免不了的。我知道我太性急；也正因此，碰了不少钉子，得到不少经验和教训。

我本来是一个从事文艺戏剧工作的人，当初我曾梦想着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抗战的炮火却告诉我，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更得参加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因此我牺牲了一切，忘了一切，而今后当更抱着继续牺牲的决心。

可是，我并没有放弃自己比较理解的文艺这一部门，特别是戏剧，使它配合抗战，发挥有力的效能。因此，我仍然没有离开自己的小岗位。同时，自己知道能力有限，到处存着学习的心思。因为我知道我绝不是那些作家，他们无所不写，摆着权威者的架子，而且一写就是三十几万字，或者是把人家的力量指称为自己的。

我自己承认是一个低能儿。可是我倒并不羡慕他们的聪明。相反地，却千万希望不要这样聪明起来。

马来亚，使我留恋的马来亚，我留恋的是那些年青的努力的朋友们，我充满了敬意，我决不以为跑返祖国就了不得，不，决不。

这是留在马来亚的最后一天了，我愈感到离开时间的迫近，

便愈感到痛苦。朋友们勉励我的话是在耳中，并且希望我再能回来，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朋友们！我们以抗战胜利为期吧！

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站在一条战线上努力。

愿你们不断地为援助抗战而奋斗！我将一直追随着你们。

（南洋周刊卅一期·一九三九年）



附 录



走

吴天

时：

一九三九年初，冬天还没过去的时候。

地：

孤岛

人：

音乐家 其妻 其母

景：

一间西式楼房，当初建筑起来的时候，未尝不是精致适可的房屋，可是年代一久就变得灰败而且阴暗了。墙壁上逐次加上去的粉色和残留的花纸，说明了它盛衰的变迁。左面有一人多高的墨绿色慢布，从这一端拉到那一端，把一间房隔成了两间。只有靠窗的一端，空下一点，算是出入口。左面是音乐家母亲和妻儿的卧室，但是隐在幕后，不为观众看见。现在展开在舞台上的是右面的一间。这是音乐家的工作室，客室，也是临时卧室。沿着布幔横放着一张单人小铁床，床上的被褥很零乱，好象有人睡过刚起来。床前（与床成直角）有一张书桌（桌上放有台灯，文具，翻开的书籍等等）和一张椅子。右面的壁炉上放着一个「贝多芬」石膏半身像，火炉里隐隐地有着即将熄灭的火光。迎面墙壁偏左有

一列长窗，挂着已变成褐黑色的紫色窗帘。右墙角，在长窗与火炉之间，斜放着一架旧钢琴和一张弹钢琴用的凳子，琴上整齐地满放着乐谱。火炉右旁（即台前）安置一张摇椅，人可以坐在上面，一面烤火，一面做事。窗前有一书架，架上满藏书籍。右壁前有一通到楼梯走到外面去的门。屋中放着一个小圆桌，围着他放了三张椅子，桌上有一点零碎的东西。

冬夜，寒冷的空气飘荡在空中，北风在窗外呼啸着，轻击着玻璃窗，发出索索的响声。夜是寂寞的，寒冷的。不知道外面是下雪还是落雨，檐口有水滴声，一点一滴地落着，打破沉寂。人们都睡了。隔壁有人打鼾，又似有人翻身碰到床架，发出声音。偶然有小孩惊醒喃喃的叫着，接着是一个妇人用低沉的声音，哄拍着小孩。

夜已深了。除了窗外马路上的街灯斜射进一线微光和炉火微红外，一切都沉在黑暗中。

音乐家黄曼冰在黑暗中踱来踱去，足步声在空洞的房子发出沉重的回响。远处传来犬吠。他走到窗前，凝定了一会，象是想起了什么。走向写字台前坐下，捻开台灯，灯光射在他的脸上，是一个沉静的，严肃的，有所思虑的脸。他从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仔细地看。信里的话加重了他的思虑，他几次停止，凝神思想，终于象是有所决定地站起来。在床下拉出一只手提箱，把里面的东西整理了一下，盖好放在床边。然后坐在床上，用一只手支着头沉思起来。不一会，他又轻轻地在书桌抽屉中抽出一张纸来，坐下刚写了几个字，里面小孩惊醒了，叫着「妈妈」，于是他的妈妈低吟似地哄拍他。听见这声音，音乐家突然躊躇起来，站起身把刚写的纸慢慢揉成纸团，再缓慢地走到火炉旁拉了钢琴旁的

凳子坐下；把纸团扔在火中。然后两只手捧着头沉思着。

曼冰的妻若英，一个沉静的女人，虽因生活过劳损失了健康，但仍然存在着自然的俊秀，她从布幔内室悄悄地走进来，大概是由于沉默的习惯，先在出口处停立了一会儿。

妻 （低声，带着亲切和关心）曼冰，曼冰！（然而沉思中的曼冰并没有觉到）这么晚了，你在那儿做什么？

（曼冰仍然不动地坐在那儿）

妻 （慢慢地走到他的面前，仍然是低声）曼冰！时候不早了，睡了吧！

音乐家 （在想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唔！（象是突然发觉了面前的妻；）哦！（微抬起头）你！怎么不睡？起来了？（说过后又低下头来）

妻 不知道怎么地，我和小玲今天夜里都睡得不好。我惊醒了三次，看见外面有灯光；听听，有人走动的脚步声。我想，你怎么还没有睡呢？于是我就起来了。（稍停）你怎么不睡呢？曼冰，为什么……

音 没有什么，我只是睡不着。

妻 是要作曲吗？

音 （好象不解似地看着她；然后摇摇头）这样寂寞的，寒冷的夜里，我是做不出曲来的。

妻 那末，明天做吧！

音 （接着自己的话说）我就要去睡了。可是，听着外面的风声，狗叫，越感觉到有什么事放心不下，就怎么也睡不着。（外面有一阵风扑过窗户）

妻 （寒气使她微微抖缩）啊，你瞧，外面起风了。今儿晚上好冷。

音 是啊！这种暗淡的冬夜……

妻 （发现室中没有开灯）噢！你怎么不开灯？（走到窗后，扭动电灯开关，室中灯亮了，照清楚一切。）

音 我想，在黑暗里也许会更冷静一点儿。好让我用用不大灵活的脑筋，细心的想想……

妻 想什么呢？

（音乐家没有回答，只听见窗外水滴不断地，单调响着。）

妻 外面怕是落雨了。

音 唔，也许要下雪呢！若英，该是春天到来的时候了吧！

妻 真的，好冷！（走向火炉一面回答他）不，冬天还没有过去呢！（蹲下来拨动炉火）炉火快熄了！（加了一点煤）

音 （站起来，向台左走去半自言自语）冬天还没有过去，嗯！（说得很轻，仿佛只有自己瞭解）冬天还没有过去。

妻 （把手放在火上搓擦）曼冰！你也来烤烤火吧！

（音乐家慢慢地走过去，坐在摇椅上，妻坐在钢琴前凳子上，火光染红了他们半面脸，暂时的沉默，听见煤块在火里爆裂的微声。）

音 （沉思了一下以后）明天可是十六号？

妻 怎么啦？你已经问过我两遍了。曼冰，你问这做什么？

音 （推开话头）没有什么，我只是想着（独自计算），明天是十六号了。

妻 （走近他身边）曼冰，告诉我吧！你在想什么呢？（微俯身，用手痛切地摸抚他的头发）胡思乱想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么冷的天；还是去睡吧！（半蹲下，向上看着他。一面象对小孩子似地抚摸他的脸）你瞧，近来为了看顾小玲，没有功夫照顾你，你瘦多了。告诉我，曼冰，你思虑的到底是什么呢？不管有什么事，都告诉我吧！

音 （眼睛看着别处）我没有思虑。

妻 真的没有思虑吗？别欺骗我啊！

音 （机械地）没有。

妻 一点儿也没有吗？

音 一点儿没有。（站起来）你去睡吧！天快亮了。

妻 （迟疑）可是，你呢？你为什么不睡觉？

音 （推辞地）我想再等一下。（再想不出什么理由，站起来）
今天夜里真有点儿冷，真有点儿冷。（不自觉地用手互搓）
（妻跟着他站起来，忧鬱地看着他来回踱了两遍，不禁叹了一口气）

妻 曼冰，我懂得你！（微点头）可是，你好象还不了解我……
（外面不知道什么人在来回地踱着，足步声很沉重）

妻 （象是请求）曼冰，我看你还是睡了吧！今儿晚上，看来你
有点儿心绪不宁，想什么呢？是不是想起什么事情来了？

音 ……………

妻 是不是想起你的朋友？（记起来）前天狄英明从内地回来了，他一定告诉你许多朋友的消息；你听了一定非常高兴吧！

音 （向自己问）高兴？（自己回答）是的，我很高兴，不过……

妻 从前你们成天在一道儿，大家作曲，歌咏，多热闹，现在分别一年多了，又能聚在一块，难道说，会不高兴吗？曼冰（拉着他）告诉我！你一定是为了别的事不高兴，究竟是什么呢？（微摇他）别再隐瞒我了，告诉我吧！

音 （仍然不说）真的没有什么呢！

（外面犬吠，夹杂着那机械的足步声，从弄堂这头走到那头）
音 这样深夜早已是戒严的时候，是谁在那儿整夜的走来走去，
不去睡觉？

（外面的足步声又从那一头走到这一头。）

妻 （走到窗边；向外望）哦！那是一个巡捕。

音 一个巡捕；唔！（也走到窗前）一个巡捕。（离开窗口）他为什么不去睡觉？

妻 （不禁笑起来）你问得好奇怪；当然是为了要站岗。

音 （并不以她的话为满足）这么冷静的夜；不是很寂寞吗？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没有一个同伴，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谈话，只听得见他自己的脚步声；（转过身来；询问地）这不够寂寞的吗？

妻 不；不会的；他已经习惯了。

音 （点点头；领会地）唔！他已经习惯了。（又提出询问）可是；如果他不习惯呢？

妻 为了生活；他没有不习惯的道理。

音 （有点感触）为了生活；他没有不习惯的道理。（背了手，走到床前；坐下。）为了生活……

妻 （一时摸不清他的用意）奇怪；曼冰！你为什么问这些话？好象有什么意思似的。

音 我只是随便地问问吧了。

妻 不，我看得出来；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自从狄英明来过之后，你就一直愁眉苦脸地老是想些什么，问你又不说。我问你，曼冰；狄英明究竟说了些什么？

音 一些普通的话。

妻 他是由家乡附近来的吗？

音 （点头）噫！

妻 那末，他没有告诉你一点家乡的消息吗？

音 唔，他说了一些。

妻 （温柔地）那末我该猜中了；你是想起家乡来了吧。可是家

乡早没有人了，妈又在这儿（走过去也坐到床上，拉了他的手）你不用再想了。（看见他愁闷的样子，很难受）你这么愁苦，叫我多难受。（想用别的话逗他）你知道吗？妈妈昨天跟我谈闲来了的，她说你小时候很顽皮，是吗？她说你常和邻居的小孩子打架，打过人家，怕人家追来，就逃回来爬到一棵桃树上，要妈站在桃树的下面守着，这是真的吗？

音 （迷惘地）是的，天井里有一棵桃树，桃树上满开了花，我爬在桃树上摘桃子吃……（惊醒地）可是，现在怕早给人斫掉了吧！

妻 （看见并没有能使他快活，很失望，又找出另外一件事）曼冰，你知道小玲身体好极了，张小姐说，他实在不象一个还不满周岁的孩子。哦，曼冰，明儿就是小玲的周岁了，你打算给他买一点儿什么呢？（曼冰不答）他们都说小玲象爸爸，将来还要成功一个音乐家，和你一样呢！

音 （迷惑地念着）孩子，音乐家。（似乎觉醒过来，有点兴奋）已经一年了，真快！记得去年生小玲的时候，正是抗战爆发不久，那是一个多末热狂的，兴奋的时候啊！（梦幻似地追忆）那时候，我们大家张大了嗓子，叫，唱，尽量吐出了连年的闷气。那时候，狄英明，罗萍和我，还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一天到晚的工作，工作，不知道疲倦，我们曾经产生了许多的歌曲，给战士们唱，给妇女们唱，给青年们唱……

妻 那时候，你常常不在家。

音 在那样一个热狂的时候，谁都会忘了家的。甚而至于连自己也给忘了。可是，后来……

妻 大家散了，罗萍到了老远的西北，狄英明和大队一同退到家乡附近，一直住在那儿……

音 （羡慕地）他们都走上原先计划的，理想的道路上了，多

英勇，多光荣，仍然做歌给战士们唱，给妇女们唱，给青年们唱……

妻 你呢，……

音 因为生小玲不便，我不能和他们一块儿走，后来妈妈又从乡下逃出来了。

妻 你不也做了一些歌曲吗？

音 （站起，走向台中）可是比起他们来太少了。而且也不能比，一点儿也没有力量。真的，有力量的歌，又怎么能做得出来呢？又怎么能够唱得出去呢？啊！我的歌曲变成忧鬱的，脆弱的了。当我前天把最近作成的曲谱拿给英明看的时候，他似乎很失望，他说我如果和他们在一道儿工作，现在一定已经有许多的成绩了。看看他们的创作；真是进步得厉害。我落后了，英明他们已经走到更前面……

妻 可是，英明到头不是又回来了吗？

音 不，他就要去的。

妻 （站起来）是回到家乡去吗？什么时候？

音 是的，回到故乡附近。他们需要很多的人，去复兴家乡。

妻 （向他迫近两步）也要你去？

（音乐家站着没有回答）

音 （半响）这是英明留下来的信。（把信递给她）他把一切要说的话都写在这上面了。他先到……去，十六号，明天大早有一只开到……的船。

妻 （接了信，并不立刻看，好象有点踌躇）我早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可是……（慢慢抽出信纸，在看信的时候，受了很大的震动；看完，急切地）你决定了？大早走吗？（把信还他）

音 （收起了信）我只是想着，想着。一个人是常常会想到那更

远的地方去的。大概就为了这个原因；人才更勇敢；更有意义地活着。

妻（感情几乎使她失去了原有的平静）好吧！好吧！（有点畏怯地）你真的要和英明一道儿去吗？那末，妈妈……

音（苦恼地）妈妈，我知道，那么年老；还有孩子，那么年幼。我知道；我统统知道。（痛苦地想着）已经整整一个年头了，为了几个人的生活，不能把自己的力量尽量贡献出来，这是多末苦恼，多么可羞的事？（头深深地低下来）整整的一年，好长的时间啊！

妻（看着他的苦痛，自己心里也隐隐作痛）我知道的，我知道的；这都是为了……（止不住内心的冲突）。你一定……要走去？

音 我不知道。

妻（好象自己辩论）好吧！……可是……妈妈，你不想到妈妈，一个可怜的老人家，瞎了眼睛，看不见一线阳光。又刚刚死了你的大哥……她亲眼看见大哥无缘无故地死在炮火底下。（悲伤地）

音（感慨地）妈妈！世界上有多少妈妈，中国有多少妈妈啊？……（稍亢奋地）可是，我一定要告诉她，要告诉她。我的想头没有错，她一定会同意我，让我走的。

妻 你有这样的把握？

音 已经无数的儿子这样做，无数的妈妈勉励她们的儿子这样做了。

妻 妈妈（冥想，）还有小玲呢？他不能……

音 我不能多看顾他了。若英；和你在一起，我是很放心的，一年来不都是你去照应他吗？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分担一点责任……。

妻 （矛盾的心情在她心中战斗，她想竭力压抑，但终于没有办法；终于）那末，你要离开了我……（微弱得说不下去）。

音 （转过身来，对着她，迫视着她）你！啊！若英，我不能和你一道去……（热烈，感情欲爆发，仿佛泉水，）留下了你！过寂寞的生活。（几乎冲动得要拥抱她，可是被他用最大力量压下了，突然转过身去，背着她）我希望你快乐，而且努力。尽可能做一些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事。

（远处犬吠）

（隔壁有人翻身的声音；接着有老妇人半是呻吟，半是喃喃的梦呓声，那是音乐家的母亲。他们倾耳静听着。）

母 （喃喃地，最初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话，接着）……噤，噤……我的孩子……。

妻 妈象是醒了。

音 大概是说梦话。

母 （在内；象是同谁争论）不……不行，你不能把我的儿子抢了去！不行！你……不能……我只有……这一个……小儿子……（声音又转成含糊的，听不见了）。

（两个人都听见母亲的梦话，互相交接了一下眼光，音乐家低垂了头）

母 （在内，突然惊醒，转了一个身，披衣要起来，一面叫着）若英！若英！（听得见她在摸索的声音）你在那儿？

妻 （对音乐家）妈醒了！（走向幔布，对内）我在这儿，妈！

母 （在内，埋怨地）把小玲一个人扔在床上，自己跑了。（边说，边摸索着走进来。她是一个老妇人；慈祥中更带着忧鬱。她的眼睛盲了，看不见眼前的东西，她现在是凭着手，试探着出来，妻迎接上去，扶着她。）

母 若英，若英，冰儿在这儿吗？

音 妈！你怎么走出来了。

（两个人扶着她到圆桌旁椅子上坐下）

母 （听见音乐家的声音；高兴得很。）冰儿！你在这儿。

妻 怎么了；妈妈！

母 啊！可怕，好可怕的梦。

音 你梦见了什么？妈！

母 （可怕的梦象还没有过去）啊，真是可怕，我梦见你，冰儿，
你被他们抓去了。不由分说地被他们架到司令部去……

妻 那是您思想过度呢，妈妈！

音 不会的，妈。

母 我看见两个凶暴的武装兵士；拿着枪，拉着你，冰儿。啊！
可怕！（高声）冰儿！

音 妈！做什么？

母 你真是在这儿吗？

音 是啊！我在这儿。（走了过去，俯身，偎着她）

母 （紧拉他的手，高兴地）你真是在这儿，我多欢喜，我真的很怕你被他们拉了去。（用两只多筋的手抚摸他）自从打仗以来，我常常做这种可怕的梦，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哥哥死时候的惨样儿。我记得当我们从家乡里逃出来，不到半里路，飞机来了，轰隆一颗炸弹，就掉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你哥哥恰好跑在前面。我亲眼看见你哥哥倒在血泊里，连眼睛鼻子都看不出来，多惨啊！

妻 不要再记起它来了，妈妈。

母 我马上昏过去了。唉！从此我少了一个儿子，现在只剩了冰儿，你了。

音 （似乎要说什么，但都忍耐着了）

母 可是，自从那一次以后，我的眼睛再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我成了一个瞎子，我不能看见人，只能在心里记起他的样子。可是我越看不见，却越记得清楚，几时能够再回到家，我是摸也摸得出来的。

妻 不要紧，妈！我们服侍您，您可以安心生活。看不见是不要紧的。

音 一点也看不见吗？妈！

母 是啊！只感觉到一点儿光，这就是白天和夜晚的差别了。

（自慰地）不过，我不再苦恼了。我有一个儿子在我的身边，我多愉快。我能时时听到你的声音，这就足够了。我的心里藏着你一个从小长大的活动的影子，就和看见你一样。冰儿。

音 （痛苦地哭）妈，你说得好，就和看见一样。要是不在眼前也是一样吗？（妻看了他一眼）

母 唔，完全一样。（点点头）所以我虽然成了一个瞎子，心里却很愉快。要是有人把你拉走，那我就伤心了。

音 （看看母亲，想要说什么）

（外面风声，犬吠声）

母 夜深了。半夜三更你们起来做什么，还不睡觉去！

（音乐家没有回答，妻子看了他一眼，意思是要他答复母亲）

妻 （耐不住沉寂）刚才我和曼冰随便谈一点家事。

母 （自以为猜得很对）哦！我知道了。你们商量的是小玲的事吗？对了，让我们想想看，明儿是小玲的周岁，我们该热闹一下，可不是吗？（责备）你们做父母的太不关心小玲了。冰儿，你真不象一个爸爸，周岁了也不到绸缎店里剪一件衣料给小玲做件新衣服穿穿。你爸爸可和你不同，他多关心你们弟兄两个啊！可惜他死得太早。

音 我只记得是妈把我们带大了的。

母 小玲真可爱，从来不大哭，真是乖孩子。就是哭起来也不

惹人厌；我真喜欢他（因为高兴，在她多皱的脸上，满现着慈爱的笑）。我不欢喜你们这样不关心。明天是周岁了，好象是别人家小孩子似地，你们管也不管。

妻 妈！您别气，小玲也真不巧，生在这种时候。爸爸妈妈都不能好好照应他。

音 想倒是想多照管一下；可是……

母 你们也太不关心了。我想明天至少也得做几样菜，不必多化钱，只要可以吃就好。顺便请请二叔三婶，唐太太，还有，若英，那位常来的——

妻 张女士。

母 对啦！张女士，她人很好。大家来吃点东西，小玲不打手饰，总得买件衣料……

妻 我早想过了，妈！（不禁皱了眉）不过，明天恐怕没有人来呢！

母 为什么？

妻 （望望音乐家）客人来了，恐怕主人不在家。

母 什么？你们明天要出去吗？是不是要带小玲到那儿玩儿？冰儿，对了，这才象个爸爸啊！你们可以带小玲出去玩儿，不一定在家请客，我不过是那么说说吧了。吃饭在晚上也好。春天到了！桃花怕要开了吧。你们可以带着小玲到公园去看看桃花。冰儿！你记不记得我们家天井里的那棵大桃树？我记得你和邻居的小孩子打架过后，是常常躲在那上面的。

音 （又想到家乡）那棵大桃树，满开了花，我爬在桃树上面，可是现在……

（左室有小孩子的哭声）

母 你看，若英，把小玲一个人扔在那儿，他醒了！一个人在那儿哭，多可怜。（站起来；要走。）

妻 妈妈！让我去；让我去。（走进左室）

（里面妻哄小孩声，逐渐低下去。母要下）

音 妈妈，别忙；等一下！

母 做什么。

音 我要和您说几句话呢，妈！

母 睡觉吧！时候不早了，有什么话明天谈吧！

音 不，还是今天说的好，妈！（走过去，拉她）我扶您坐下，坐到火炉那边，那边暖和些。（扶她到火炉边坐下；自己站在不远的地方）

母 我听说你这两天有点儿不高兴，是吗？若英说这两夜，你就没有好好地睡过。（稍停）你是想做一支曲子吗？若英说，往常你做曲子，常常整夜不睡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地哼着，等到做好，一倒在床上，就马上睡着了。这半年来，我倒很少看见你这样。你真地不要做曲子了吗？

音 （苦闷地）不，我要作曲；我要作曲，可是，要是作不出来呢？

母 你怎么问起我来了？冰儿！

音 妈！我正在想着一个问题。……

母 是钱不够用吗？我想我们下个月搬一间小一点的房子，也可以省下一笔钱，还有……

音 （几次话到嘴边，都没有说，这一次，又鼓起勇气）妈！我要和你谈一件事呢！

母 （并没有注意到他）我想，冰儿，要是没有什么钱，明儿小玲周岁也不用请客了。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就是不请客，人家大概也不会怪我们的，反正是自家人。（又想起孩子来）小玲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音 （焦急地）不是这些呢！（辩解地）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母 那么你说吧！

音 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狄英明。是一个……

母 （截断他）我听你说过的，他现在住在我们乡下，从前和你在一道儿。打仗之后，我还没有来，他就走了，所以我不认识他。

音 对了。（高兴地）妈！你知道这个人就更好了！（用这只手指敲着那只手指）

母 他好象是我们的同乡，是不是？

音 正是同乡。他爸爸是我们的邻居，可是他倒是从小在城里长大起来的。这一次他回到了乡下。他高兴极了。

母 回到乡下干什么？那儿不是很不太平吗？

音 是的，就因为那儿很不太平。

母 你不是说过他的爸爸已经搬到上海来住了吗？他回到乡下去，他爸爸怎么放心呢？

音 不，他爸爸鼓励他去呢！他说：孩子！现在是应该为国家出力的时候，我老了，不中用了，你记着我的话去干吧？于是他头也不回地去了。（一面说，一面偷看母亲脸上的表情）

母 哦！（似乎有点觉得什么）

音 前天狄英明从乡下回到这儿来。

母 是为了乡下生活不好，回来和他爸爸长住吗？

音 你想怪了，妈！他就要回去。他爸爸不要他住下，说是这样会消磨了他的志气，所以他就要回去。

母 （奇怪）又要回去？

音 仍然回到乡下。那儿有许多朋友，许多同乡，他们在那儿做着最了不起的事情。保卫家乡，使家乡太平。

母 那不是很危险吗？

音 不，他们是不怕危险的，他们早把身体贡献出来了。（注视

母亲面部表情的变化)

母 (想了一下,点头)不怕,一个男孩子,那是……对的。可是——狄英明走了没有?

音 已经走了!

母 (吐了一口气)走了!

音 可是他停在半路,等几个人一道儿走,因为那儿需要很多人。

母 (怀疑)需要人做什么?

音 (紧张,而且兴奋地)一起保卫家乡,使家乡太平,好让大家安居乐业。妈妈,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回到家乡了!(稍停)妈!我要和你说……

母 (大半觉悟)冰儿,你是……要……

音 他们需要很多的人呢!妈;需要许多人牺牲一切,只为了一件事。(看着母亲)那怕是一个人,到那儿去,就增加了一分力量,我们的家乡就可以早一天给我们安居乐业,(更兴奋)使那些受苦的人早一天过得到快活的日子,自由自在地生活。妈!到那时候,你就可以摸到家乡的屋子,屋子里的东西,天井里的桃树和树上结的桃子了。

母 (追下去问)狄英明约了好些朋友一道儿去?也约了做曲子的人吗?

音 唔!那儿需要做曲子的人,做那些雄壮的,这儿唱不出来的歌曲。

母 那末,你是要……

音 明天大早他就要走了,静悄悄地;谁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把一切都牺牲了,为了我们的家乡。妈,您想想每个人都爱他的家乡的。谁不爱他自己的家乡呢?(恳求地看着母亲,热情地叫)妈妈!妈妈。

母 冰儿!冰儿!你要……

音 明天大早，他就要走了。

母 （她完全明白这回事了；再也忍受不住。突然，她站起来，脸上混杂着恐怖，伤感，激动，张惶不知所措。呆立着，只看见她嘴唇颤动，皱纹颤动，半晌说不出话，然后）冰儿！（冲向前去）你是……（两手张开，向前企求的样子。音乐家马上跑过来，她倒在他的怀中，仿佛遇到最大的恐怖，微微抽搐着）告诉我，冰儿，你真地要离开妈妈走吗？（微带啜泣，）不啊！不要。不要走啊！（她用颤巍巍的手紧抱着她的儿子，好象怕他逃走似的）

音 （脸向着观众，矛盾地，痛苦地）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不走，（低头向她）我没有说要走呢！

母 冰儿！千万别离开我；我现在只有一个你了。冰儿，你离开了我，叫我怎么活呢？……我不敢往下想……

音 妈！我不会离开你。我答应不离开你（扶母坐下）

母 （用无光的眼睛看着他）真的不离开我吗？你不会哄骗一个瞎了眼睛的母亲吧！

音 不，绝不，（痛苦地）妈妈！（象孩子似地把头靠着她的肩）

母 （在眼泪中带着笑）我已经失去第一个儿子，再不能失去第二个儿子了。

（外面有钟声，敲了五下）

母 已经五点钟了，天好象有点儿亮了。

（音乐家听见钟声，好象受了惊震，连忙站起来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现出蓝色，水滴声仍然没有停止。远处犬吠已经停止，送来一两声鸡叫）

母 （站起来）冰儿！鸡叫了去睡吧！（咳）已经天亮了。

音 （低垂着头）妈！你请睡吧！

母 （向内走，音乐家扶着她）孩子！记着你刚才说过的话，留

下来，在家里做曲子吧！

（外面鸟叫）

母 我说到春天了吧！外面不是有鸟叫了吗？

（音乐家扶她走到幕边，她独自探索着进去了，音乐家茫然地目送她）

音 （苦恼地，自言自语）不去，留下来；去，制作曲谱。不，无论去不去我是要做曲的。

（音乐家在舞台上来回踱了两遍，外面那个巡捕仍然用他的铁钉鞋来回地走着。他突然跑到窗口，把窗打开，向外看了一下。象是受了什么刺激似地，回到书桌边，拿起一张乐谱，很兴奋地在上面写下音符，望望窗外又写，嘴里哼着，走到钢琴边，刚在钢琴上弹了一个音，隔壁小孩哭起来，他象惊醒了，一切热力马上消失。他凝定在乐谱上，颓然地，手垂下来；头也低下来。）

（小孩子哭声大作。）

妻 （在内）哦哦哦！好宝宝，快睡觉！爸爸唱首歌，妈妈喂年糕……哦哦，好……（声音低到鼻音，逐渐听不见）

（音乐家侧耳倾听孩子的哭声和妻子的哄拍声，好象有点寒冷似地；打了一个寒噤。他看看窗外；又看看怀中的表，很焦急的样子，又拿出那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得出他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最后，他微微握起拳，好象有所决定似地。他提起放在床前的手提包，仿佛要试试他的重量似地，提了一下又放下。他终于苦闷地跌坐在床上。这时妻出来了，他并不知道她站在他身后；看见他苦闷的样子，要说话，又停止下来；看着他。沉默了一下，他踱到台右，又低头踱到妻前面，因为沉在焦虑里，他不觉得。突然抬起头，看见妻。）

音 （惊讶地）你？站在这儿好一会了？

妻 不，我刚出来。你在这儿做什么？

音 唔！（掩饰心里的紊乱）没有什么，我想做一支曲，一支可以唱的曲，一支有力的歌。

妻 那末，为什么不做呢？

音 我，（离开她）因为唱不出来，所以就不做了。（苦恼地）我做不出曲谱来了。啊，我做不出曲谱来了。

妻 （用忧鬱的眼光看着他，充满了同情，走近他身边。）不要难过，曼冰，你和母亲说过了，要走吗？

音 她已经完全知道了。

妻 那末你马上要走？

音 （摇摇头，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表达他的情绪。

妻 你不走了，仍然留在家里？

音 唔！（迷惘地）我要留在这儿……

妻 （不相信）不，不会的，我懂得你，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你来了。（音乐家嘴动着，似乎要辩解）不用再说了，曼冰，你还是去吧！自从你的朋友离开你之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们；想着他们所过的热烈的生活。你想着有那一天和他们在一道就好了。你嘴里不说，可是我看得出来。

音 若英！你懂得我。）眼睛里发着光；象是要拥抱她似地，拉着她两手）今几个，我才算瞭解了你，你的话全说在我的心眼里。（两个人对看）

妻 我看着你难过的样儿，也禁不住难受，一个人是要确切地走上他理想的道路的。为了家乡，你要做那些慷慨的歌曲。我要说，你去吧！

音 （感动地）若英，你真同意我走吗？

妻 大家都这样做；我没有别的话说。到了那边 你可以尽量发

挥你的才能；对他们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音 那末母亲呢？

妻 我就说你到朋友家，有事要住几天，就要回来的。

音 几天以后不回来呢？

妻 骗只是一时，等到事情长久了，母亲一定会同意的。

音 那末，孩子？

妻 有我和妈妈看着，你可以不用费心。

音 ……还有你自己……

妻 （不禁有点悒鬱）我仍然每天教书；课余料理家务，如果能，再做一些社会上的事。

音 生活呢？……

妻 我想尽可能再多找一点工作，在困苦中讨生活。

音 不，我要设法。不过，留下你一个人，不是太孤单吗？

妻 （压着感情）人在寂寞中生长起来，是会更强健的，而且寂寞不久也就会过去了。

（音乐家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不禁热烈地拥抱了她，紧紧地。妻直立着不动，脸向后。观众看见音乐家几乎感动得要流下眼泪来的脸。突然，他放开她，退走了几步）

音 我不要离开你们了，我为什么要离开你们呢？我有这么一个好家庭，好妻子。我同样可以作曲，做歌，虽然在这儿唱不出来，可是我却可以唱给你们听啊！

妻 （由不信到惊喜）曼冰！这是你说的，你不走了。（几乎跳跃起来）你真不走啦？

音 （点头）

妻 而且你以后也再不忧鬱啦？

音 （摇头）

（隔壁小孩子又哭起来）

妻（看着他；半晌；摇摇头）不，你还是走吧！

（外面有轮船汽笛放汽的声音）

妻 十六号，今天早上，你听，轮船放汽了。（低声）你还是去吧，曼冰，我懂得你，你受不了这种寂寞，你要追求那热烈的，英勇的生活。

（里面小孩哭声更大起来）

妻（向左室走去）宝宝，宝宝，妈来了！（跑出）

（音乐家庄严地，敬仰地望着她下）

（外面天大亮了；室内的灯光显成黄色。鸟叫的声音更响。音乐家呆立着；远处有上工汽笛发出牛叫似的吼声。近处轮船尖锐地叫着。他走到窗边，看了看外面，又看了一次那封信，然后提起了衣箱，向满屋子看了一遍，特别在钢琴上多停留了一会。又走到幔布边；想看一看母亲和妻子，一听见里面母亲喃喃的呓语声又退回来）

音（坚定地；平静地）追求那更热烈的；英勇的生活，做激昂的歌曲给大家唱……

（这里内室，妻正哄着小孩）

妻 哦哦哦，好宝宝，快睡觉；爸爸唱只歌，妈妈喂年糕。

母（在内；呓语）啊！不行……我的孩子！他答应了和我在一道……他……

（音乐家稍一停顿；向左室看了一下）

（轮船更拖长的汽笛声）

（音乐家不再有迟疑，迅速地走出，把一切抛在身后。正当他出门时；妻走了进来，看见他提了箱子走出，马上要追踪上去，可是只走到台中便突然停止了。）

妻 让他去吧！他要参加进那种热烈的生活的。（最后的几个字低到几乎听不见，然后她想到要看他一下，于是跑到窗前；

打开了窗，向外望去，一直盯着他；直到他的影子消失了的时候，她禁不住为悲哀所侵袭，伏在窗台上，好象流下了泪，看见她的肩在颤动着。可是她随即感觉到这是不必要的，用手把流下的泪擦干，昂然倚着窗。）

（太阳出来了。这是一个明朗的早晨，太阳的第一道光线射上她的含泪的眼睛，象是一块闪光的宝石，那上面刻着悲哀，更刻着胜利的微笑）

——幕下——

一九三九年作。

（一九六八年四月九——廿一日；

通报「晨钟」副刊转载）



「新演剧论」书跋

方野

「新演剧论」是苏联演剧家泰洛夫（A. TAIRCIV 1885 — 1950）的名著。在世界演剧界均知道，他是不满意其本国当时自然主义以及形式主义的演剧非常广泛地流行着；他在无限的艰苦中建立了凯末尔剧场（KAMEANY THEATRE），并由其夫人艾里斯；柯南（ALICE KOONEN）的协助，便建立了「新现实主义的演技」；将演剧归还到演剧；它成为独立的艺术。所以本书的原名是「解放了的演剧」；其作用就在于此。

不过这本书是作者四十多年前所写的，那时确实是世纪末共通的悲剧性；泛滥在知识份子的时候。初期泰洛夫主持的凯末尔剧场；也陷入心理的耽美主义里，追求于某种形式的美。因此，现在来读本书；不得不采取批判的态度；虽然它是泰洛夫演剧体系记程里的巨著。

中文译者是吴天，于一九四〇年七月上海「剧场艺术」出版。其实吴天在一九三七年早就从日译本（日译者千贺彰）重译而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后来再行改译，交「剧场艺术」社出版。吴天于一九四零年还从日文译本翻译了法国著名演员康克林（B. C. COQUELIN, 1841 — 1909）的名作「演员艺术论」，也是由剧场艺术社出版。书已遗失了，现在手头只存了这本「新演剧论」，似乎是在某种机会中另外购买回来的。算是一种纪念

吧了。

吴天原名洪为济（亦用叶尼方君逸等笔名）；江苏人。早期在上海学美术。后来赴日本留学研究演剧。大概在一九三六年离开日本，而到新加坡。初来时曾在森美兰州的芙蓉某校执教，后往新加坡与钱莉莱结婚；曾在星洲日报及星中日报任职，大概是一九三九年一月离开新加坡而回上海。

吴天最早的翻译应该是「马汉姆教授」；那时他还在日本东京，是与陈非璜合译，将译稿交上海新路出版社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印行。这剧的作者是德国反纳粹的进步剧作家夫力特里支。乌尔夫的名作之一。日本的新协剧团在筑地小剧场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演（译者为大野俊一，导演为松尾哲引，装置为村山知义）。苏联及美国也曾上演他的名剧。希特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作者就在捷克等国过着亡命的生活。

吴天的剧作；最早的大概是在星加坡写的独幕剧「伤兵医院」，发表在林建安编的「晨星」上，后来接着写了几个独幕剧，均编印在「没有男子的戏剧」集中。多幕剧最早是「海恋」（一九四零年上海剧艺社上演；洪漠导演）。他又改编过巴金的「家」及「红楼梦」；后来他写「四姊妹」（一九四六年四月上海艺术剧团上演，导演为毛羽；陈娟娟；龚秋霞；陈琦；张帆等参加演出）。以后就写「无独有偶」（上海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出版）、「抗战夫人」、「春水」等等。吴天的剧作写了不少，而且几乎全部都上演过；可是我认为最成功的（或者是我个人偏爱的），倒是他的一出独幕剧「走」。它最先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上海「剧场艺术」七月号上。后来编印入该杂志社出版的独幕剧集「约翰曼利」里。

吴天也写过二本关于演剧理论的书，一是「编剧与导演」（上海永祥印书馆，一九四五年六月初版），一为「剧场艺术讲话」

(上海潮锋出版社一九四〇年四月初版)。这两书比较；前者为青年的戏剧入门书，后者倒有不少较新的内容。如其中的「说气氛」，「谈节奏」是很有见地的。这外，有几篇译文为附录。一篇是世界演剧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B. BLAKE 的「梅耶荷德剧场的被解散」。其实这篇文献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九日发表在「莫斯科新闻」上的，而在当年就解散了这个剧场。吴天译了这篇文章，竟忘记了附录日期及原文出处；使人读了只知道梅耶荷德剧场被苏联当局解散；但不知道是何年代解散，有失文献的价值，这是不能原谅的疏忽。

导演的工作；吴天倒是很认真而有他的成就。早期在日本就参加了剧场的工作；在星加坡业余话剧社时代导演的「日出」，已经为人所知。在上海他导演过吴祖光的「正气歌」，洪深的「鸡鸣早看天」；丁西林的「等太太回来的时候」；陈白尘的「岁寒图」……。从他的许多导演当中，我认为他所导演的「正气歌」（石挥黄宗江等饰演）最成功。那种浩然之气；洋溢于舞台上，影响于观众的心灵；真是天地正气；永远令人不能消灭的。现在想起来，已将近三十年了；仍然荡漾脑海，可见其感人之深了。——「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感慨甚多！

一九四六年中国抗战胜利后；吴天曾在上海主编一个月刊「文章」。写稿者多为李健吾；张骏祥（袁俊）、景宋，艾芜，蔡楚生，夏衍；周贻白；朱维基；蒋天佐，端木良，任钧，赵丹，魏金枝，陈烟桥，欧阳山，沙汀等等。但未出版至一年就停刊了。后来他又主编「前线日报」的副刊「戏」（每逢星期六出版，原为张石流编，后交吴天接编），经常也是由上海的戏剧工作者执笔写稿，不过它不发表剧作，只是注重剧评及介绍理论等文章。

最初吴天在上海是住在旧时法租界的台拉斯脱路，靠近徐家汇的那一段。后来因战争变迁，他的家就东迁西移了。抗战「胜

利后」政府进行接收上海的当晚，派了顾毓秀（即顾一樵）主持上海教育行政。上流的戏剧界人士从中接洽用其力量办理一间戏剧学校。当时顾仲彝，黄佐临，李健吾，洪深，欧阳予倩，熊佛西等对他建议，得到批准，且将北四川路原为三四层楼的日本小学拨归剧校，定名为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于一九四六年开办。校长为熊佛西，教务主任就是吴天。当时他就迁到剧校后面的平屋中住。

这间剧校的讲师为洪深（基本排练及电影常识），黄佐临（基本排练），李健吾（欧美名剧研究，编剧实习）、顾仲彝（戏剧概论综合研究）、曹禺（剧本写作指导）、欧阳予倩（基本排练，中国话剧运动史）、杨村彬（基本排练）、赵景深（中国戏曲研究）、章靳以（文学概论，文艺思潮）、文怀沙（中国文学研究）、SOKOLSKY（舞蹈）、桥本秀行（舞蹈身体训练）、凤子（国文）、戴敦复（英文）……。其他的课程及担任讲师已经忘记，怎样也想不起了。

市立剧校，公演了不少名剧，如：顾一樵的「古城烽火」、陈白尘的「未婚夫妻」、「岁寒图」、袁俊的「小城故事」、董林肯的「表」、洪深的「寄生草」、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洪深的「第二梦」、曹禺的「雷雨」、吴天的「春水」……。

吴天住在市立剧校不久，就搬到北四川路一家旧式红砖洋楼的二楼居住，专为戏剧工作。他编导，翻译，教育，……整天在忙着，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假期。在家中，也常有邀三两朋友便饭，谈笑间涉猎演剧的事，趣味盎然。

算起来，吴天将近六十岁了，子女成群；不过一九四九年以后，有多少新作，则不得而知了。总之，以过去论，我以为他最佳的剧作是「走」，最好的导演是「正气歌」，最有价值的翻译，倒是现在手边的「新演剧论」。——抚今思昔，引起了一些

往事，顺便跋此，以志不忘而已。

——跋于槟城书舍。

（载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通报「晨钟」）





published & printed
in Singapore

\$5.50